



特 別  
^21  
4254  
6

表紙  
1282





八二一  
4254  
6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97-74>

第十六卷

李沂公窮即遇俠客

世事紛紛如奕棋

但存方寸公平理

輸贏變幻巧難窺

恩怨分明不用疑

話說唐元宗天寶年間長安有一士人姓房名德生得方面大耳偉軀年紀三十以外家資若錦十分淹塞全虧得渾家貝氏紡織度日時遇深秋天氣頭上還裹著一頂破頭巾身上穿著一件舊葛衫那葛衣又逐縷縷綻開却與衰衣相似思想天氣漸寒這模樣怎生見人知道老婆餘得兩疋布帛欲要討來做件衣服誰知老婆原是小家子出身器量最狹却又配著一副悍毒的狠心腸那張嘴頭子又巧於應變賽過刀一般快憑你什麼事高來高答低來低答死的也說活起來活的也說得死了去是一個翻唇弄舌的婆娘那婆娘看見房德沒甚活路靠他喫死飯常把老公欺負房德因不遇時說嘴不響每事只得讓房德漸漸的有幾分懼內是日貝氏正在那裡思想老公恁般狠如何得個好日却又怨父母嫁錯了對頭恨了終身心下正是十分煩惱恰好觸在氣頭上乃道老大一個漢子沒處尋尋喫穿著女人過日如今連衣服都要在老娘身上出豁說出來可不要麼房德被會白了這兩句滿面羞慚事在無奈只得老著臉低聲下氣道如十一位計難你自象才房德才請目下雖是落魄少不得有好的日子權借這正布與我後來發迹時大大報你的情罷貝氏

今古奇觀

卷十六

搖手道老大年紀尚如此嘴臉要得你發迹除非天上吊下來還是去那裡打劫不成你的甜話兒哄得我多年了信不過這兩正布老娘自要故伴衣服過寒的未得肯穿秀德佈又取不得反討了許多沒趣欲待斷開一場因怕老婆嚼舌又和略嘴又唯恐被家裏反粧呆子敢怒而不敢言歎口氣撞出門去指望尋個相識告借走了大半日一無所遇那天却又與他做對頭偏生的發一陣風雨起來把這一件舊葛衣被風吹得颼颼如落葉之聲就長了一身寒粟子冒著風雨奔向前面一古寺中躲避那寺名爲雲華禪寺房德跨進山門已先有個長大漢子坐在左廊檻上殿中一個老僧誦經房德便向右廊檻上坐下呆呆的看著天上那雨漸漸止了暗道這時不走只怕少刻又大起來却待轉身忽掉過頭來看見牆上畫一隻禽鳥羽毛兒翅膀兒足兒尾兒件件皆有單單不畫鳥頭天下有甚麼空腦子的人自己饑來尚且難顧有甚心腸却許品這畫的鳥來想這畫得可愛乃道我雖這畫法怎與人不同却又不是畫意教一頭想一頭看轉覺這鳥畫得可愛乃道我雖不曉此道諒這鳥頭也沒甚難畫何不把來續完即往殿上與和尚借了一枝筆蘸得墨飽走來將鳥頭畫出却也不十分醜自覺歡喜道我若學丹青到可成得剛畫時左廊那漢子就推過來看把房德上下仔細一相笑容可掬向前道秀才借一步說話房德道足下是誰有甚見教那漢道秀才不消細問同在下自有好處房德在穹困之鄉聽得說有好處不勝之喜將筆遞了和尚就把破舊衣整一整隨那漢子前去此時風雨雖止地上好生泥濘

却也不願離了雲華寺直走出昇平門到樂遊原傍邊這所是最是冷落那漢子向一小角門上連叩三聲停了一回有三個人開門出來也是個長大好漢看見房德亦甚歡喜上前響踏房德心中疑道這兩個好漢是何等樣人不知請我來有甚好處問道這裏是誰家二漢管道秀才到裏邊便曉房德跨入門裏一漢原把門攔上引他進去房德看時荆紫滿目衰草漫天乃是個敗落花園彎彎曲曲轉到一個半歪不倒的亭子上裏邊又走出十四五漢子一個個身長臂大面貌猙獰見了房德盡皆滿面堆下笑來道秀才請進房德暗自驚駭道這班人來得蹊蹺且看他有何話說衆人迎進亭中相見已畢遜在板檯上坐下問道秀才姓房德道小生姓房不知列位有何說話起初同行那漢道實不相瞞我衆弟兄乃江湖上豪傑專做這件沒本錢的生意只爲俱是一勇之夫前日幾乎弄出事來故此對天禱告要覓個足智多謀的好漢讓做個大哥聽其指揮適來雲華寺牆上不完的高便是衆弟兄對天禱告設下的誓願取羽翼俱全單少頭兒的意思若合該與隆遣個英雄好漢補足這鳥便迎請來爲頭等候數日未得其人且喜天隨人願今日遇著秀才恁般魁偉相貌一定智勇兼全正真命案主了衆兄弟今後任憑調遣保個衆身安穩快活可不好麼對衆人道快去宰殺牲口祭拜天地內中有三四個一個個連連的交卷去了房德道這班人這班人却是一夥強盜我乃清清白白的人如何做這樁事答道列位壯士在上若要我做別事則可這一事實不敢奉命衆人道却是爲何房德道我乃讀書之人還要巴個出身日

子怎肯幹這等犯法的勾當衆人道秀才所言差矣方今楊國忠爲相賣官鬻爵有錢的便做大官除了錢時就是李太白這樣高才也受了他這惡氣不能尋中若作弄我這官也七時還是個白衣秀士哩不是冒犯秀才說看你身上這般光景也不像有錢的如何指望官做下如從了我們大碗酒大塊肉整套穿衣論秤分金又讓你做個掌案何等快活散誕倘若有些氣象時據著個山寨稱孤道寡也強得你房德沉吟未答那漢又道秀才十分不肯時也不敢相強但只是來得去不得不從時便要壞你性命這却莫怪都向靴裏藏的拔出刀來嚇得房德魂不附體倒退了十數步來急道列位莫動手容再商量衆人道從不從一言而決有其商量房德想道這般苦惱去處若不依他豈不白白送了性命有那個知道且哄過一時到明日脫身去自首罷算計已定乃道多承列位壯士見愛但小生平昔膽怯恐做不得此事衆人道不打緊初時便膽怯做過幾次就不覺了房德道既然如此只得強從列位衆人大喜把刀依舊納在靴中道即今已是一家當以長兄相稱了快將衣服來大哥換過好拜天地便進去捧出一套錦衣一頂新唐巾一雙新靴房德著扮起來威儀比前更是不同衆人齊聲喝不道大哥這個人品莫說做掌案就是皇帝也做得過古語云不見可欲便心不亂房德本來是個貧士這般華麗服從不曾看禮如今特地煥然一新不覺移動其念把衆人那班說話細細一味轉覺有理想道如今果是楊國忠爲相賄賂公行不知埋沒了多少高才絕學像我這樣平常學問真個如何能勾做官若不得官終身貧賤反不如這

班人受用了又想起見今馬殿深秋天氣還穿著破舊衣與渾家要疋布兒做件衣服尚不能勾及至仰告親戚又並無一個肯慨然週濟看起來倒是這班人義氣與他素無相識就把如此華美衣服與我又推我爲主便依他們胡做一處到也落得半世快活却又想道不可不倘被人拿住這性命就休了正在胡思亂想把心兒擱得七橫八豎疑惑不定只見衆人忙擺香案抬出一口猪一腔羊當天排列連房德共是十八個好漢一齊跪下拈香設誓歎血爲盟祭過了天地又與房德八拜爲交各叙姓名少頃擺上酒設請房德坐了第一席肥甘美醞恣意飲傲房德日常不過黃菜淡飯尚且是不全備或覓得些酒肉也不能勾稱心醉飽今日這番受用喜出望外且又衆人輪流把酒送大哥前大哥後奉承得眉開眼笑起初還在欲爲未爲之間到此時便肯死心塌地做這情事了想道或者我命裏合該有些造化遇著這班兄弟扶助真個弄出大事業來也未可知若是小就時只做兩三次尋了些財物即便罷了料必無人曉得然後去打場國忠的關節覓得個官兒豈不美哉萬一敗露已是享用過頭便刀斬劍亦所甘心也強如擔簦受凍一生做個餓卒更妙有詩爲證

風雨蕭蕭夜未闌 輕舟急駛上危巖  
只爲饑寒一疋布 也知避去波濤惡

衆人盃盞盡去直吃到黃昏時候一人道今日大哥初聚何不就發個利市衆人齊聲道言之有理還是到那一家去好房德道京都富家無過是延平門王元寶這老兒爲最況且又

在城外沒有官兵巡邏前後路徑我皆執價上這一處就抵得十數家了不知列位以為何如衆人喜道不瞞人哥說這老兒我們也在心先前三日未得見其更下其那兒人哥首三三三見同心即將酒席收過取出硫磺烙哨火把器械之類一齊繫縛起來但見  
白布裹頭皮鞋兜脚面上抹黑漆紅手內提刀持斧袴襖剛過膝膝半兜肚納襖却齊腰緊纏搭膊一隊隊來世界數聲雲豹入山林  
衆人結束停當推至更餘天氣出了圍門將門反撐好了如疾風驟雨而來這延平門離樂遊原約有六七里之遠不多時就到了且說王元寶乃京兆尹王鉞的族兄有敵國之富名聞天下立宗天子亦嘗召見三日前被小偷竊了若干財物告知王鉞責令不長人捕獲又撥三十個健兒防護不想房德這班人海氣正撞在網裏當下衆強盜取出火種引著火把照耀儼如白晝輪起刀斧一路砍門進去那些防護健兒并家人等俱從睡夢中驚醒鳴鑼吶喊各執棍棒上前擒拿莊莊後隣家聞得都來救護這衆強盜見人已多了心下慌張便放起火來奪路而走王家人分一半救火一半追趕上去團團圍住衆強盜併命死戰數傷了幾個莊客終是寡不敵衆被打翻數人餘者儘力奔脫房德亦在打翻數內一齊龜穿素練等至天明解進京兆尹衙門王鉞發下幾刷推問那幾刷姓李名勉字玄剛乃宗室之子素性忠貞尚義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志只爲李林甫楊國忠相繼爲相始賢嫉能病國殃民屬在下僚不能施展其才這幾刷品級雖卑却是個刑名官見凡捕到盜賊俱

屬鞫訊上司刑獄悉委推勘故歷任的嚴刷定是酷吏專用那周與來俊臣宗元禮遺下有名色的酷刑是那般般刑色有西江月爲證  
膽子懸車可畏驢兒拔嫩堪哀鳳凰翅命難推童子熬神煉骨○玉女登梯最慘仙人  
獸良傷哉獨猴鎮火不招來換個夜叉望海  
那些酷吏一來仗刑立威二來或見權要囑托希承其旨每事不問情實情任一味嚴刑踐鍊羅織成招任你銅筋鐵骨的好漢到此也膽喪魂驚不知斷送了多少忠臣義士惟有李勉與他尉不同專尚平恕一切修酷之刑置而不用臨事務在得情故此並無冤獄那一日  
三值早衙京尹發下這件事來十來個強盜并五六個賊傷莊客跪做一庭行兇刀斧都堆在階下李勉舉目看時內中惟有房德人才雄偉手彩非凡想道這樣一條漢子如何爲盜心下就懷個矜憐之念當下先喚巡邏的并王家莊客問了被劫情辭然後又問衆盜姓名逐一細鞫其係當時就招不待用刑盡皆伏服又招出黨羽窟穴李勉即差不良人前去捕緝問至房德則富到案前含淚而言道小人自幼業儒原非盜輩止因家貧無措昨到親戚處告貸爲雨阻於雲華寺被此輩以計誘去威偈入夥出於無奈遂將書島及入夥前後事一一細訴李勉已見惜其才貌又見他說得情詞可憫史官筆文也事又用一多司理罰放一人公論難況是上司所委如何回覆除非如此如此乃假此喝下去吩咐俱上了枷扭繫于獄中俟拿到餘黨再問砍傷莊客遣回調理巡邏人記功有賞發落衆人去後即喚

今古奇觀 卷十六

獄卒王太進高原來王太昔年因觸了本官被誣構成死罪也虧李勉審出原在衙門服役那王太感激李勉之德凡有委託無不盡力為此就發也故甲試之長當下幸功子傳道者來強人內有個房德我看此人相貌軒昂言詞挺拔是箇未遇時的豪傑有心要出脫他因礙著衆人不好當堂明放托在你身上觀個方便縱他逃走取過三兩一封銀子教與他做盤費連往遠處潛避莫在近邊又爲人所獲王太道相公吩咐怎敢有違但恐遺累衆獄卒如何處李勉道你放他去後即引妻小躲入衙中將申文俱做於你的名下衆人自然無事你在我左右做個親隨豈不强如爲遣賤役王太道若得相公收留在衙伏侍萬分好了將銀袖去急急出衙來到獄中對小牢子道新到囚犯未經刑杖莫教發於一處恐弄出些事來小牢子依言遂將衆人四散分開王太爾引房德置在一個僻靜之處把本官美意細細說出又將銀兩相贈房德不勝感激道煩長哥致謝相公小人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作犬馬酬恩王太道相公一片熱腸教你那指望報答但願你此去收行從善莫負相公起死回生之德房德道多感禁長哥指教不佩領推到傍晚王太跟同衆牢子將衆犯盡上囚床第一個先從房德起然後挨次而去王太觀衆人正手忙脚亂之時提空走過來將房德放起開了枷鎖又把自己舊衣帽與他穿了引至監門且喜內外更無一人來往急忙開了獄門放他出去房德拽開脚步不顧高低也不敢回家換出城門連夜而走心下思想多感幾劇相公救了性命如今投伊誰好想起當今惟有安福山甚爲天子寵任收羅豪傑

何不投之遂取路直至范陽恰好遇著個故友嚴莊爲范陽長史引見祿山那時安祿山久蓄異志專一招亡網叛見房德生得人才出衆談吐投機遂留於部下房德住了幾時暗暗地差人迎取妻子到彼不在話下正是

掙開天羅地網

撇開閻海愁城

得意盡誇今日

回頭却認前生

且說王太當晚只推家中有事要回吩咐衆牢子好生照管將些銀兩交付明白出了獄門來至家中收拾囊篋悄悄領著妻子連夜躲入李勉衙中不題且說衆牢子到次早放衆囚水火看房德枷鎖搬在半邊不知幾時逃去了衆人都驚得面如土色叫苦不迭道恁樣緊上的刑具不知這死囚怎地掙脫逃走了却害我們吃屈官司又不知何處去的四面張望牆壁並不見塊磚瓦落地連泥屑也沒有有一些齊道這死囚昨日還哄戲劇相公說是初犯到是個積年高子內中一人道我去報知王獄長教他快去稟寫作急緝獲那人一口氣跑到王大家見門閉著一片舌亂敲那裏有人答應高聲有個隣家走過來道他家昨夜亂了兩個更次想是搬去了牢子道並不見王獄長說起遷居那有這事隣家道無過止這兩間屋兒如何敲不應難道睡死不成牢子見說得有理儘力把門敲開京來把木子反掌的裏邊止有幾件粗重家貨並無一人牢子道都不作怪他爲甚麼也走了這死囚莫不到是他賣放的休管是不是且都推在他身上罷了把門依舊帶上也不回獄徑望嚴尉衙門前來

恰好李勉早來理事，子上前稟知李勉，伴警道：向來只道王太太小心，不想這般大膽，敢賣放重犯。料他也只躲在左近，你們四散去訪，緝獲到者，自有重賞。牢子叩頭而出。李勉請文報府王，以李勉疎虞防閑，以不職奏聞。天子罷官爲民，一面懸榜捕獲房德。王太太李勉即日納還官，語收拾起身，將王太太藏于女人之中，帶回家去。正是：

不因濟困扶危意

肯作藏亡匿罪人

李勉家道素貧，却又愛做清官，分文不敢妄取。及至罷任，依原是個寒士，歸到鄉中，親孝童僕躬耕而食。家居二年，有餘資，困轉劇乃別了夫人，帶着王太太兩個家奴，尋訪故知，絲東都一路，直至河北，聞得故人顏泉卿新任常山太守，遂往謁之路。經柏鄉縣過，這地方雖常山尚有二百餘里，李勉正行間，只見一行人役手持白捧，遮道而來，呵喝道：縣令相公來還不下馬。李勉遂引過半邊，迴避王太太，遠遠望見那縣令上張皂蓋，下乘白馬，威儀濟濟，相親堂堂，却又奇怪，面龐酷似前年釋放的強犯房德。忙報道：相公那縣令面龐與前年釋放房德一般無二。李勉也覺縣令有些面善，及聞此言，忽然省悟道：真個像他心中，頗喜道：我說那人是個未遇時的豪傑，今却果然，但不知怎地就得了官職，欲要上前去問，又恐不是，若果是此人，只道曉得他在此做官，來與他速報了。莫詞罷囉，附王太太，吉把頭，回轉讓，他邊去。那縣令漸漸至近，一眼覷見李勉，背身而立，王太太也在傍，又驚又喜，連忙止住，從人跳下馬來，向前作禮道：恩相見了。房德如何不喚一聲，反掉轉頭去，險些兒錯過。李勉還禮道：

本不知是下在此，又恐妨足下政事，故不相通。房德道：那裏話，難得恩相在此，請到敝衙少叙。李勉此時鞍馬勞倦，又見其意殷勤，答道：既承雅情，當暫話片時。遂上馬並轡而行。王太太隨在後，而不一時到了縣中，直至廳前，下馬。房德請李勉進後，面轉過左邊一書院中，吩咐從人不必跟入，止留一個心腹幹辦，領在門口伺候。一面著人整備上等筵席，將李勉四個生口發了，後槽喂養。李勉即教王太太等被將入去，又教人傳話，衛中喚兩個家人來，伏侍那兩個家人，一個叫做路信，一個叫做支成，都是房德爲縣尉時所買，且說房德爲何不要從人入去，只因他平日冒稱是宰相房立齡之後，在人前誇炫家世，同僚中不知他的來歷，信以爲真，把他十分敬重。今日李勉來至相見之間，恐題起昔日爲盜這段情，恐怕衆人聞得，傳說開去，被人恥笑，多看不起。因此不要從人進去，這是他用心之處。當下李勉步入裏邊，去看時，却是向陽一帶三間書室，側邊又是兩間廂房，這書室庭戶虛敞，窗牖明亮，几榻整齊，器皿潔淨，架上圖書，庭中花卉，鋪設得十分清雅，乃是縣令休沐之所。所以這般齊整，且說房德讓李勉進了書房，忙忙的搬過一把椅子，居中安放，請李勉坐下。納頭，便拜李勉，急急扶住，道：足下如何行此大禮。房德道：某乃待死之囚，得恩相超拔，又賜贈盤纏，遣逃至此，方有今日恩相，即某之再生父母，豈可不受一拜。李勉呈恩惠正之人，見他說得有理，遂受了兩拜。房德拜罷起來，又向王太太禮，引他三人到房中坐地，便叮嚀道：結拜交誼，時切莫與他說。昔年之事，王太太道：不消囑咐。小人自理會得。房德復身到書房，扯椅兒打橫。



相陪道深蒙相公施活命之恩日夜感激未能酬報不意天賜至此相會李勉道是下一時  
彼陌吾不過因便周旋何德之有乃承如此垂念感蒙茶二畢多意又道請問相公至可上  
過得敝邑李勉道吾因釋放足下京尹論以不職罷歸鄉里家居無聊故遍遊山水以暢襟  
懷今欲往常山訪故人顏太守路經於此不想却遇足下且已得了官職甚慰鄙意房德道  
原來恩相因某之故累及罷官其反苛虐竊祿於此深切惶愧李勉道古人為義氣上雖身  
家尚然不願區區卑職何足為道但不識足下別後歸於何處得宰此邑房德道某自脫獄  
逃至范陽幸遇故人引見安節使收于幕下甚蒙優禮半年後即署此縣尉之職近以縣主  
身故遂表某為令自愧謫爾非才濫明民社還要求恩相指教李勉道雖則不在其位却素聞  
安祿山有反叛之志今見房德乃是表舉的官職恐其後來黨逆故就他請教上把言語  
去規訓道做官也沒甚難處但要不負朝廷下不害百姓遇着死生利害之處縱有鼎鑊  
在前斧鋸在後亦不能算我之志切勿為非人所惑小利所誘頓爾改節雖或饒倖一時實  
是貽笑千古足下立定這個主意莫說為縣令就是宰相亦可做得房德道謝道恩相乃金玉  
之言某當終身佩銘雨下一問一答甚說得來少頃路信來稟筵宴已完請命入席房德起  
身請李勉至後堂看時乃是上下兩席房德教從人將下席移過左邊李勉見他要傍坐乃  
道足下如此相叙反覺不安還請坐轉房德道恩相在上席坐已是僭妄豈敢抗禮李勉道  
吾與足下今已為君氣之友何必過謙遂令左右依舊移在對席從人獻過杯盃房德安席

定位庭下承應樂人一行兒擺列奏樂那庭席珍饈奇味異品佳餚盈盤羅列非常豐盛極  
其恭敬伺候親臨上司不過如是

也極山珍海饈

當下賓主款洽開懷暢飲更餘方止王太守乃在一邊款待自不必說此時二人轉覺親熱  
攜手而行同歸書院房德吩咐路信取過一副供奉上司的鋪蓋親自擔設褥提攜湯器  
李勉扯住道此乃僕從之事何勞足下自為房德道某受相公大恩即使生生世世執鞭隨  
鏡尚不能報萬一今不過少盡其心何足為勞鋪設停當又叫家人另放一榻在傍相陪李  
勉見其言詞誠懇以為信義之士愈加敬重兩下挑燈對坐彼此傾心吐膽各道生平志願  
情投契合遂為至交只恨相見之晚直至夜分方纔就寢次日同僚官聞得都來相見相見  
之間房德只說昔年曾蒙謫薦故此有恩同僚的官又在縣主面上討好各備筵席款待話  
休煩房德自從李勉到後終日飲酒談論也不理事也不進衙其將奉趨承就是孝子事  
親也沒這般道理李勉見這樣殷勤諸事俱廢反覺過意不去住了十來日作辭起身房德  
那裏肯放道恩相至此正好相聚那有就去的理須多住幾月待某撥夫馬送至常山便  
了李勉道承足下高誼亦不忍言別但足下乃一縣之主今因我在此耽擱了許多政務倘  
上司知得不當穩便況我心已決強留於此反不違意房德道留他不住了這恩相自  
堅執要去某亦不好強留只是從此一別後會何期明日咨沽一樽以盡竟日之歡後日早

今古詩觀 卷十六

行何如李勉道既承雅意只得留一日房德留住了李勉喚路信跟著回到私衙要收拾禮物餽送只因這番有分教李幾尉險些見送了性命正是

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

所以恬淡人

無事身自足

話分兩頭却說房德老賢貝氏昔年房德落魄時讓他在主僕了到今做了官每事也要做主張此番見老公喚兩個家人出去一連十數日不見進衙只道瞞了他做甚事體十分惱恨這日見老公來到衙裏便待發作因要探問口氣滿臉反堆下笑來道外邊有何事久不退衙房德道不要說起大恩人在此幾乎錯過了幸喜我眼快瞧著留到縣裏故此盤桓了這幾日待來與你商量收拾些禮物送他貝氏道那裏什麼大恩人房德道哎呀你如何忘了便身向年救命的神尉李相公只為我逃走了帶累他罷了官職今往常山去訪顏太守路經於此那獄卒王太也隨在這裏貝氏道原來是這人麼你打帳送他多少東西房德道這個人大恩人乃再生父母須得重重酬報貝氏道這送十疋絹可少麼房德呵呵大笑道奶奶到會說要話怎樣一個恩人這十疋絹送他家人也少貝氏道胡說你做了個縣官家人尚沒慮一疋絹十疋絹一個打抽豐的如何家人便要許多老娘還要算計哩如今做我不若再加十疋快些打發起身房德道奶奶怎說出這樣沒氣力的話來他救了我命又齋醮盤纏又罷了官職這二十疋絹當得甚的貝氏從來鄙吝連這二十疋絹還不捨得的只為是老公救命之人故此慨然肯允他已算做天大的事了房德九有嫌少心中便有些不悅故

最毒婦人心

意道一百疋何如房德道這一百疋只勾送王太了貝氏見說一百疋還只勾送王太不知要送李勉多少十分焦躁道王太送了一百疋錢尉極少也送得五百疋哩房德道五百疋還不勾貝氏怒道索性湊足一千何如房德道便差不了貝氏聽了這話向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你想是你失心瘋了做得幾時官交多少東西與我來得這等大落悲怕連老娘身子賣了還湊不上一半呢那裏許多絹送人房德看見老婆發瘋急使道奶奶有話好好商量怎就著惱貝氏道有甚商量你若自去送他莫向我說房德道十分少只得在庫上擡去貝氏道嘻嘻你天大的膽兒庫藏乃朝廷錢量你敢私自用得的偷一時上司查核那時怎地回答房德聞言心中煩惱道話雖有理只是恩人又去得急一時沒處設法却怎生處坐在傍邊躊躇誰想貝氏見老公執意要送德般厚禮就似割身上肉也沒這法疼痛連腸子也急做千百段頓起不良之念乃道看你枉做了個男子漢這些事沒有決斷如何做得大官我有個捷徑法見在此到也一勞永逸房德認做好話忙問道你有甚麼法兒貝氏道自古有言大恩不報不如今夜翻個方便結果了性命豈不乾淨只這句話惱得房德徹耳根通紅喝道你這不賢婦當初與你討疋布兒做件衣服不肯以致出去求告相識被這班人誘去入夥險些見送了性命若非這恩人捨了自己官職釋放出來安得今日夫妻相聚你不勸我行些好事反教傷害恩人於心何忍貝氏一見老公發怒又陪著笑臉道我是好話怎到發惡若說得有理你便聽了沒理時使不要聽何消大驚小怪房德道

今古奇觀

卷十六

八

你且說有甚理貝氏道道昔年不肯把布與你至今恨我你且想我自十七歲隨了你日逐所需那一件不虧我支持難道這雨正布真個不捨得因聞得當初有個蘇秦未遇時合家伴不爲禮傲剛他做到六國丞相我指望學這故事也把你激發不道你時運不濟却遇這強盜殺那蘇秦那志氣就隨他們胡做弄出事來此乃你自作之孽與我什麼相干那李勉當時豈真爲義氣上放你麼房德道難道是假意貝氏笑道你枉自有許多聰明這些事便見不透大凡做刑名官的多有貪酷之人就是至親至戚犯到手裏尚不肯順情何況與你素無相識且又意真罪當怎肯捨了自己官職輕易縱放個重犯無非說你是個強盜頭兒定有賄物高贖指望放了暗地去孝順將些丟買上囑下這官又不壞又落些入已不然如何一縣之中獨獨縱你一個那裏知道你是初犯的窮鬼竟一溜煙走了他這官又罷休今舊打聽著在此做官可的來了房德搖首道沒有這事當初放我一團好意何嘗有絲毫別念如今他自往常山偶然遇見還怕我公事把頭掉轉不肯相見並非特地來相尋不要疑壞了人員氏又嘆道他說往常山乃是假話如何就信以爲真且不要論別件只他帶若王太同行便見其來意了房德道王太便怎麼貝氏道你也忒殺蒙懂那李勉與顏太守是相識或者去相訪是實了這王太乃京兆府獄卒難道也與顏太守有舊去相訪却跟著同走若說把頭掉轉不來招攬此乃冷眼觀你可去相迎正是他好巧之處豈是好意如果真要到常山怎肯又住這幾多時房德道他那裏肯住是我再三苦留下的貝氏

道這也是他用心處試你待他的念頭誠也不誠房德原是沒主意的人被老婆這班話一聳漸生疑惑沉吟不語貝氏又道總來這恩是報不得的房德道如何報不得貝氏道今若報得薄了他一時翻過臉來將舊事和盤托出那時不但官兒了帳只怕當做越獄強盜拿去性命登時就送若報得厚了他做下賴子不常來取索如照舊例送自不必說稍不滿欲依然揭起舊案原走不脫可不是到底終須一結自古道先下手爲強今若不依我言事到其間悔之晚矣房德聽說至此暗暗點頭心腸已是變了又想了一想乃道如今原是我要報他恩德他却從無一字題起恐沒這心腸貝氏笑道他還不會見你出手故不開口到臨期自然有說說的還有一件他此來這番縱無別話你的前程已是不能保了房德道却是爲何貝氏道李勉至此你把他萬分親熱衙門中人不知來歷必定問他家人那家人肯替你遮掩少不得以直告之你想衙門人的口嘴好不利害知得本官是強盜出身是然當做新聞互相傳說同僚們得知雖不敢當面笑你背後誹議也經不起就是你也無顏再存坐得在這個還算小可的事那李勉與顏太守既見好友到彼難道不說自然一一道知其詳聞得這老兒最是古怪且又是他圍下偷被他逼河北一傳連夜走路還只算遲了那時可不依舊落湯終身怎處如今急急下手還可免得顏太守這頭出醜房德初時原怕李勉家人走漏了消息故此暗地可寧王太如今老婆說出許多利害正投其所忌遂把報恩意頭撇向東洋大海連稱還是奶奶見得到不然幾乎反害自己但他來時合衙門人通曉得明

日不見了豈不疑感况那尸首也難出脫且道這何難少停出衙止留幾個心腹人答  
應其餘都打發去了將他主僕灌醉到夜靜更深差人刺死然後把書院放上一把火燒了  
明日尋出些殘尸剩骨假哭一番衣棺盛殮那時人只認是火燒死的有何疑惑房德大喜  
道此計甚妙便起身出衙那婆娘曉得老公心是活的恐兩下久坐長談說得入港又改  
過念來乃道總則天色還早且再過一回出去房德依著老婆真個住下有詩為證

猛虎口中劍

長蛇尾上針

兩般狗未毒

最毒婦人心

自古道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房德夫妻在房說話時那婆娘一味不捨得這編正專意  
攪擾老公害人至不提防有人窺聽况在私衙中料無外人來往恣意調唇弄舌不想家人  
路信起初聞得且氏焦躁便覆在間壁牆上聽得他們爭多競少直至放火燒屋句句聽得  
十分仔細到與了一驚想道元來我主人會做過強盜虧這官人救了性命今反因將仇報  
天理何在看起來這般大恩人尚且如此何況我奴僕之輩倘若過失這性命一發死得  
快了些等殘廢之人跟他何益又想道常言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不救了這囚人也  
是一點陰騭却又想道若放他們走了料然不肯饒我不如也走了罷遂取些銀兩藏在身  
邊願個空悄悄閃出私衙一徑奔入書院只見支成在廂房中烹茶坐於檯上執著扇了打  
盹也不去驚醒他竟在書室看王太時却都不在止有李勉正襟據案而坐展玩書籍路  
信走近案傍低低道相公你禍事到了還不快走更待幾時李勉被這驚不小急問禍從何

來路信扯到半邊將適來所聞一一細說又道小人因念相公無辜受害特來通報如今不  
走少頃就不能免禍了李勉聽了這話驚得身才猶如弓在冰桶裏禁不住的寒顫急急為  
禮謝道若非足下仗義救我李勉性命定然休矣大德曰當厚報決不學此負心之  
人急得路信跪拜不迭道相公莫要高聲恐支成听得走漏了消息彼此難保李勉道但我  
走了這累足下於心何安路信道小人又無妻室待相公去後亦自遠遁不消慮得李勉道  
既如此何不隨我同往常山路信道相公肯收留小人情願執鞭隨李勉道你乃大恩人  
怎說此話只是王太和兩個人同去買麻鞋了却怎麼好路信道待小人去尋來李勉道馬  
匹俱養在後槽却怎麼路信道也等小人去哄他帶來急出書室回頭看支成已不在檯上  
打盹了路信即走入廂房中觀看却又不在元來支成登東廂去了路信只道被他走得進  
衙去我房德心下慌張轉身向李勉道不好了想波支成听得去報主人了相公快走罷  
等不及管家矣李勉又嘆一聲半句話又應答不出稟下行李光身子同著路信跟七踏七  
的走出書院衙役見了李勉坐下的都點起來李勉兩步并一步奔出衙門外天幸恰有承  
值令尉出入的三驢馬繫在東廊下路信心生一計對馬夫道快牽過官馬來與李相公乘  
坐往西門拜客馬夫見是縣主的貴賓衙內大奴怎敢不依二人方纔上馬王太撞至面前  
路信連忙道王大叔來得好快隨相公拜客又叫馬夫帶那驢馬與他騎坐齊出衙門馬夫  
緊隨馬後路信再給馬夫道相公因李相公明早要起身往府中去今晚著那個洗刷李相

公的馬匹少時便來呼喚不必跟隨馬夫聽信便立住了脚道多謝大叔指教三人離縣過橋轉西兩個從人提了麻鞋從東趕來問道相公那裡去王太道連我也不曉得李勉便喝道快跟我走不必多言李勉道信加鞭策馬王太見家王意般慌促正不知要往那裡拜客心中疑惑也拍馬趕上兩個家人也放開脚步拾命奔赴看七來到西門遠望見三騎牲口魚貫淮城路信滿望認得是本衙幹辦陳顏同著一個令史那人却不識認陳顏和令史見了李勉滾鞍下馬告諾常言道人極計生路信便叫道李相公管家們還少生口何不借陳幹辦的暫用李勉意會遂收韁勒馬道如此甚好路信向陳顏道李相公要去拜客暫借你的生日與管家一乘少頃便來二人巴不得奉承李勉歡喜指望在本官面前增添些好言語那有不肯的理麼連答應道相公費用只管乘去等了一回兩個家人帶跌的趕到走得汗淋氣喘陳顏二人將鞭韁遞與兩個家人上了馬隨李勉趨出城門繞開絲韁二十個馬蹄翻蓋鐵鞍相似循著大道望常山一路飛馬而行正是

拆破玉籠飛絲扇

頓開金鎖走駝龍

話分兩頭且說支成上了東廝轉來烹了茶捧進書室却不見了李勉又遍室尋覓沒個影兒想道一定兩日久坐在此心中不舒暢往外閒遊去了約莫有一個時辰尙不見進來走出書院去觀看剛至門口劈面正撞著家主元來房德被老婆留住又坐了老大一回方起身打點出衙恰好遇見支成問可見路信麼支成道不見想隨李相公出外閒走去了房德

心中疑惑正待差支成去尋覓只見陳顏來到房德問道會見李相公麼陳顏道方遠在西門遇見路信說要往那裡去拜客連小人的生口都借與他管家乘坐一行共五個馬飛跑如雲正不知有什緊事房德所罷料是路信走漏消息暗地叫苦也不再問覆轉身原入私衙報與老婆那婆娘說走了到與一驚道罷罷罷了罷了這禍一發來得速矣房德見老婆也着了急慌得手足無措埋怨道未見得他怎地都是你說長道短如今弄出事來了房德道不要慌自古道一不做二不休事到其間說不得了料他去也不遠快喚幾個心腹人連夜追趕前去扮作強盜一齊砍了豈不乾淨房德隨喚陳顏進衙與他計較陳顏道這事行不得一則小人們只好珍承奔走那殺人之事從不曾習慣二則倘一時有人救應拿住反送了性命小人到有一計在此不消勞動動眾教他一個也逃不脫房德歡喜道你且說有甚妙計陳顏道小人聞壁一月前有一個異人來此居住不言姓名也不做甚生理每日出外酒醉而歸小人見他來歷知其行多詭秘有心去察也動靜忽一日有一個豪士青巾錦袍躍馬而來從者數人運到此人之家留飲三日方去小人私問那從者實主姓名都不肯說有一人悄悄小人說那人是個劍俠能飛動小人之頭又能飛行頃刻百里的是極有義氣曾於長安市上代人報仇白晝殺人潛踪于此相公何不送些禮物前去只說被李勉陷害求他報仇若得應允便可了事房德在屏後听得便道此計甚妙快去求之房德道將多少禮物送去陳顏道他是個義士重情不重物得三百金兒矣房德力說甚好就備了三

百金禮物天色傍晚房德易了便服陳顏支成相隨也不乘馬悄悄的步行到陳顏家裏元來却是一條冷巷東隣西舍不上四五家甚是寂靜陳顏留房德到裏邊坐下點起燈火隨探那人等了一回只見那人又是醉醺回家陳顏報知房德陳顏道相公須打點了一班說話更屈膝與他這事方諧房德點頭道是一齊到了門首向門上輕叩上兩下那人開門出問是誰陳顏低聲啞氣答道本縣知果相公處誠拜訪義士那人道你這裡沒有什麼義士便要開門陳顏道且莫閉門還有何說話那人道你要緊去睡誰個耐煩有話明日來說房德道略話片時即便相別那人道有甚話說且到裏面來三人跨進門內掩上門兒引過一層房子乃是小小客坐房德即側身下拜道不知義士駕臨敝邑有失迎迓今日幸得識荆溪慰平生那人扶起道足下乃一縣之主如何行此大禮豈不失了體面況我並非當世義士不費錯認了房德道下官專來拜訪義士安有差錯之理教陳顏支成將禮物獻上說道將薄禮特獻義士為斗酒之資望乞哂留那人笑道我乃無賴之子四海為家無一技一能何敢當義士之稱這些禮物也沒用處快請收去房德又躬身道禮物雖微出自房某一點血誠幸勿峻拒那人道足下驀地屈身匹夫又賜厚禮却是為何房德道請義士收了方好相告那人道我雖貧賤誓不取無義之物足下若不說明白斷然不受房德低聲哀拜於地道房某負戴大冤又仇仇在目前無能雪恥特慕義士是個好男子賽過孟政刑剷故敢斗膽叩拜階下望義士憐念房冤負屈少展半臂之力刺死此賊生死不忘大德那人搖

手道我詭足下認了降身向巨無索安能為人謀大事況殺人勾當非過小可設或被入聽見這話反連累暗家快些請回言罷轉身先向外走房德一把扯住道聞得義士素抱忠義專一除殘去暴濟困扶危有古烈士之風今房某身抱大冤義士及不見憐憫想此仇不能報笑道罷又假意啼哭那人瞧了這個光景認做真情方道足下真個有冤房德道若被大冤怎敢來求義士那人道既無樣且坐下將冤抑之由并仇家姓名今在何處細細說來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兩下遂對面而坐陳顏支成站於傍邊房德道出一段假情反說李勉昔年誣指為盜百般毒刑拷打陷于獄中幾逾差獄卒主大謀害性命皆被人刑覺不致於死幸慶後官審明釋放得官已亡今又與王大同來挾制索詐千金意猶未足又與道家奴暗地行事露遺來連此奴帶去奔往常山要凌辱太守來擺布把一片說話純點得十分利害那人所舉大怨道原來王下受此大冤督來豈忍坐視足下且請回縣在階身上今夜往常山一踏尋此賊為足下報仇夜半到衙中復命房德道多感義士高義某當秉燭以待事成之日另有厚報那人作色道暗一生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那個希圖你的厚報這禮物暗也不受說猶未絕然閉門其去如風須臾不見了房德與眾人驚得目瞪口呆某連声道真異人也推將禮物收回待他復命時再送有詩為証

報仇憑一劍 重義親千金 謝奸雄舌 幾違烈士心

且說王大同兩個家人且家主出了城門又不拜甚家員管亂跑不知為甚緣故一口氣就

行了三十餘里天色已晚却又不尋店宿歇那晚乃是十三一輪明月早已升空越著月色不顧路途崎嶇負命而逃猶恐後面有人追趕在路也無半句言語只管趨向前去約莫有二更天氣共行了八十多里來到一個村鎮已是井陘縣地方那時走得人困馬乏路信道來路已遠料得無事了且就此覓個宿處明日早行李勉依言徑投旅店誰想夜深了家家閉戶門無虛可宿直到市納頭方覓得一個旅店人一齊下馬走人店門將生口卸了鞍轡繫在槽邊喂料路信道主人家揀一處潔淨所在與我們安歇店家掌道不瞞客官該小店房頭沒有不潔淨的如今也止空得一間在止店家掌燈引入房中李勉向一條板榻上坐下覺得氣喘吁吁玉太忽不住問道請問相公那房廳主倦倦苦留明日換夫馬相送從容而行有何不美却又把自己行李棄下猶如逃難一般連夜奔走受這般勞碌路管家又隨着我們同來是何意故李勉嘆口氣道汝那知就裏若非路管家我與汝等死無葬身之地也今幸得脫虎口已謝天不盡了還顧得什麼行李幸苦玉太驚問其故李勉方待要說不想店主入見他們五人五騎深夜投宿一毫行李也無疑是歹人走進來盤問脚色說道眾客長做甚生意打從何處來這時候到此李勉一肚子氣恨正沒處說見店主相問答道話頭甚長請坐下了待我細訴乃將房德為盜犯罪備其材貌略令玉太釋放以致罷官及客遊遇見留厚欲今日午後回衙听信老婆謔言說白投官路信報知逃脫前後之事細說一遍玉太听了這話連聲罵負心之賊店主入也不勝嗟嘆路信道主人家相

鞍馬辛苦快些催酒飯來吃了睡一覺好趕路店主人答應出去只見牀底下忽地鑽出一個大漢全身縛束手持匕首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嚇得李勉主僕魂不附休一齊跪口稱壯王爺命那入一把扶起李勉道不必慌張自有話說你乃義士平生專報不平要某天下負心之人道來房德假捏虛情反說公誣陷謀他性命求爾行刺那知這賊子恁般狠心狗肺負義忘恩幸是公說出前情不然險些誤殺了長者李勉忙叫下頭去道多感義士活命之恩那入扯住道莫謝莫謝我暫去便來即出庭中聲身上屋疾加飛鳥頃刻不見主僕都驚得吐了舌縮不上去又不知再來還有何意懷著鬼胎不獨臥連飯也喫的不下有詩為証

奔走長途氣上冲

忽然牀下出青鋒

一番衷曲慰愁話

喚醒奇人睡夢中

再說房德的老婆見丈夫回來大事已就禮物原封不動喜得滿臉都是笑鬢連忙整備酒席設在堂中夫妻秉燭以待陳順也留在衙中候候到三更時分忽聽得庭前宿鳥啼鳴落葉亂墜一人跨入堂中房德舉目看時恰便是那義士打撈得如天神一般比前大不相同且喜且喜向前迎接那義士全不謙讓氣忿忿的大踏步走入去房中坐下房德夫妻叩拜都謝方欲啓問只見那義士十分忿怒立時提出匕首指著馬道這負心賊子李幾尉之收命大恩人不想報効反聽婦人之言背恩反臉既已事露逃去便該悔過却又架捏虛詞誣我行刺若非他道出真情連我也陷於不義剛雨這負心賊一萬刀方出我這豈不平之

氣房德未及指辨頭已落地驚得貝氏慌做一堆平時且是會話會說到此心膽俱裂嘴如膠漆半動彈不得義士指著罵道殘廢狗婦不勘丈夫為善反教他傷害恩人我且看爾肺肝是怎樣生的托地跳起身來將貝氏一腳踢翻左腳踏住頭髮右膝拿住兩腿這婆娘連叫義士饒命以後再不放了那義士嚇道潑淫婦我也到肯饒爾口是爾不肯饒人提起匕首向胸脯上一刀直割到臍下將匕首卸在口中雙手拍開把五臟六腑都將出來血灑七提在手中向燈下那看道我只道這狗婦肺肝與人不同原來也只如此怎生此般狠毒遂撇過一邊也割下首級兩顆頭結做一堆盛在草囊之中洗淨了手上血污藏了匕首提起草囊步出庭中踰垣而去正是

此人義膽包天爺 豪氣橫心動鬼神

再說李勉左僕在旅店中守至五更時分見一道金光從庭中飛入眾人一齊驚起看時正是那義士放下草囊說道負心賊已被我剖腹腸今携其首在此向草囊中取出兩個的首級李勉又驚又喜倒身下拜道足下高義千古所先請示姓名當圖厚報義士笑道我自來沒有姓名亦不要人酬報我從牀下而來日後設有相遇竟以牀下義士相呼便了道罷向懷中取出一包藥兒用指甲挑少許彈于首級斷處舉手一拱早已騰上屋簷飛之不及須臾不見所往李勉見棄下兩個人頭心中慌張正沒措置如何是好看那人頭時漸縮小須臾化為一塔清水李勉方纔放心坐至天明路信取些錢費還了店家收拾馬匹往路

又行了兩日方到常山徑入府中拜謁太守故人相見喜臨顏面遂留於衙署中安歇頭太守也見沒有行李心中奇怪問其故李勉將前事一一訴出不勝詫異過了兩日柏鄉縣將縣宰夫妻被殺緣縣申文到府原來是日陳頌支成同幾個好僕見義士行兇一個七驚號風七散潛躲直至天明方敢出頭只見兩個沒頭屍首橫在血堆裏五臟六腑都擺在半邊首級不知去向卓上器皿一毫不動一家叫苦連天報知縣主縣尉俱喫一驚齊來驗過細詢其情陳頌便將房德妻李勉求人行刺始末說出主簿縣尉即點起若干做公的各執兵器押陳頌作証認前去捕獲刺客那時開動合縣入民都跟來看到了冷巷中打將入去惟有幾間空房那見一個人影主簿與縣尉商議申文已曉得李勉是顏太守的好友從實申報在地面上怕有礙二則又見得縣主簿德乃將真情隱過只說夜半被盜越入私衙殺死縣令夫婦竊大首級無從捕獲雨下周全其事一面買棺殮殮顏太守依擬申文上司那時河北一路都是安祿山所望知得殺了房德去了一個心腹倒回文著令嚴加緝獲李勉聞了這個消息恐怕纏到身上遂作別顏太守回歸長安故里恰好主簿坐事下獄凡被劾罷官盡皆起任李勉原起設尉不上半年即陞監察御史一日在長安街上行過只見一人身衣黃衫跨下白馬兩個胡奴跟隨著前首中亂撞從人呵喝不住李勉舉目觀看却便是昔日床下義士遂滾鞍下馬鞠躬道義士別來死恙那義士笑道哥大人這認得我家李勉道李某日夜在心安有不識之理請到敝衙少敘義士道我另日竭誠來拜今



日不敢從命倘大人不棄同到微寓一話何如李勉欣然相從並馬而行來到慶元坊一個小角門內入去過了幾重門戶忽然顯出一座大宅院廳堂屋宇高入雲漢雙僕奉承不下數百李勉暗點頭道真是個異人請入堂中重新見禮分賓主而坐頃刻擺下筵席豐富勝於王侯喚出家樂在庭前奏樂一個七都是明眸皓齒絕色佳人義士道隨常小飯不足以供貴人幸勿見怪李勉滿口稱謝當下二人席間談論些古今英雄之事至晚而散次日李勉備了些禮物再來拜訪時止有一所空室不知激向何處去了嗟嘆而回後來李勉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為沂國公王太路信亦扶持到了個小小官職後人評論詩去

從來恩怨要分明 將怨酬恩最不平  
安得佩劍牀下士 入間遍取不平人

第十六卷終

第十七卷

蘇小妹三難新郎

聰明男子做公卿

若許裙釵應科舉

女兒那見逐公卿

自混沌初開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雖則造化無私却也陰陽分位陽動陰靜陽施陰受陽外陰內所以男子主四方之事女子主一室之事主四方之事的頂冠東帶謂之丈夫出外入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相無所不為須要博古通今達權知變主一室之事的三總梳頭兩截穿衣一日之計止無過養發井日終身之計止無過生男育女所以大家閨女雖會讀書識字也要他識些姓名記些張目他又不應科舉不求名譽詩文之事全不相干然雖如此各人資性不同有等愚蠢的女子教他識兩個字如登天之難有等聰明的女子一般過目成誦不教而能吟詩與李杜爭強作賦與班馬鬪勝這都是山川秀氣偶然不鍾於男而鍾於女且如漢有曹大家他是個班固之妹代見續成漢史又有個蔡琰製胡笳十八拍流傳後世晉時有個謝道韞與諸兒詠雪有柳絮隨風之句諸兒都不及他唐時有個上官婕妤中宗皇帝教他品第朝臣之詩藏否一不爽至於大宋婦人出色的更多就中單表一個叫做李易安一個叫做朱淑真也兩個都是閨閣文章之伯女流翰苑之才論起相女配夫也該對個聰明才子爭奈月下老錯注了籍都嫁了無才無學之人每每怨恨之情形於筆尖有詩為證

驚覺鴛鴦作一池 曾知羽翼不相宜  
與其不記花為主 何如休生連理枝

那李易安有傷秋一篇詞寄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寒乍暖時候正難將息三杯兩杯淡酒怎敵他往來風力雁過也總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情摘守著意兒獨自念生得黑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朱淑真時值秋閒丈夫出外燈火下獨坐無聊聽得窗外雨聲滴乃成一絕句詩云

興損雙眸斷盡腸

拍黃昏到又昏黃

那堪絕雨秋秋夜

一盞殘燈伴夜長

後來刻成詩集一卷取名斷腸集說話的為何單表那兩個嫁人不著的只為如今說一個聰明女子嫁著一個聰明的丈夫一唱一和遂變出若干的話文正是

說來文字添佳興

道出閨中作美談

話說四川眉州古人謂之蜀郡又曰嘉州又曰眉山山有峨眉眉水有岷江環湖山川之秀鍾於人物先題出一個名儒來姓蘇名洵字明允別號老泉當時稱為老蘇老蘇生下兩個孩兒大蘇小蘇大蘇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小蘇名軾字子由別號頴濱二子都有文經武緯之才博古通今之學同科及第名重朝廷俱拜翰林學士之職天下稱他兄弟謂之二蘇稱他父子謂之三蘇這也不在話下更有一樁奇處那山川之秀偏萃於一門兩個兒子未為希罕又生個女兒名曰小妹其聰明絕世無雙直個開一知二問十答十因他父兄都是個大才子朝談夕講無非子史經書目見耳聞不少詩詞歌賦自古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况且小妹資性過人十倍何事不曉十歲上隨父兄居於京師寓中有繡鞋花一樹時當春月其花盛開老泉資玩一回取紙筆題詩總寫得四句報道門前客到老泉擱筆而起小妹聞步走到父親書房之內看見綉上有詩四句詩云

天巧玲瓏玉一叩

迎眸爛熳總清幽

白雲疑向棧間出

明月應從此處留

小妹覽畢知是詠繡鞋花所作認得父親筆跡遂不待思索續成後四句云

綠上折開蝴蝶翅

團團團就水晶毬

似儂借得香風送

何羨梅花在隴頭

小妹題詩仍舊放在棹上款步歸房老泉送客出門復憶書房方欲續完前韻只見八句已足讀之詞意俱美疑是女兒小妹之筆呼而問之寫作果出其女老泉歎道可惜是個女子若是個男兒可不又是制科中一個有名人物自此愈加珍愛恣其讀書博學不復以女工督之看看長成一十六歲立心要妙選天下才子與之為配急切難得忽一日宰相王荊公若堂候官請老泉到府與之敘話原來王荊公諱安石字公甫未得第時大有賢名平時常不洗面不脫衣身上風子無數老泉惡其不近人情吳日必為奸臣曾作辨奸論以譏之荊公懷恨在心後來見他大蘇小蘇連登制科遂含怨而修好老泉亦因荊公拜相恐妨二子進取之路也不免曲意相交正是

古人結交亡意氣

今人結交為勢利

從來勢利不同心

何如意氣不淋漓

是日老泉赴荊公之召無非商量些今古議論了一番時事遂取酒對酌不覺忘懷酩酊

公偶然誇獎小兒王雲讀書只一遍便能背誦老泉帶酒答道誰家兒子讀高遍荆公道到是老夫失言不該班門弄斧老泉道不惟小兒只一遍就是小女也只是一遍荆公大驚道只知合郎大才却不知有令愛眉山秀氣蓋屬公家矣老泉自悔失言連忙告退荆公命童子取出一卷文字遞與老泉道此乃小兒王雲書課相煩點定老泉納於袖中唯唯而歸回家睡至半夜酒醒想起前事不台自誇女孩兒之才今介甫將兒子書課囑吾點定必為求親之事這頭親事非吾所願却又無計推辭沉吟到曉梳洗已畢取出王雲所作次第看之真乃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又不覺動了愛才的意思但不知女兒緣分如何我如今將這女卷與兒女觀之看他愛也不愛遂隱下姓名分付了鬢道這卷文字乃是個少年名士所呈求我點定我不得閒暇送與小姐批閱完時速來回話了鬢將文字呈上與小姐傳達太老爺吩咐之語小姐滴露研朱從頭批點須臾而畢嘆道好文字此必聰明才子所作但秀氣壯盡華而不實恐非長久之器遂於卷面上批數句批云新奇藻麗是其所長含蓄雍容是其所短取巍科則有餘享大年則不足

後來王雲十九歲中狀元未幾妖亡可見小兒知人之明這個乃是後話却說小兒寫罷批語叫了鬢將文卷納還父親老泉一見大驚這批語如何回覆得介甫必然取怪一時愕頓了卷面無可奈何却好堂候官到門奉相公旨取昨日文卷面見太爺還有話與老泉此時手足無措只得將卷面割去重新過加上好批語親手交與堂候官收訖堂候官道相公還吩咐得有一言動問貴府小姐曾許人否倘未許人相府願證秦晉老泉道相府議親老夫豈敢不從但是小女貌醜恐不足當金屋之選相煩好言達上但訪問自知並非老夫推托堂候官領命回復荆公看見卷面換了已有三分不悅又恐怕蘇小妹容貌真個不揚不中兄子之意密地差人打聽原來蘇東坡學士常與小妹互相嘲諷東坡是二鬚鬍子小妹嘲云

口角幾回無覓處

忽聞毛裏有聲傳

小妹額顛凸起東坡各嘲云

額顛先到畫堂前

未出庭前三五步

至今流不到腮邊

小妹又嘲東坡下頰之長云

去年一點相思淚

東坡因小妹雙眼微凹復各嘲云

幾回拭眼淚難幹

留荆汪汪兩道泉  
訪事的得了此言回復荆公說蘇小妹才調委實高絕若論容貌也只恐荆公遂將為事攔起不題然雖如此却因相府求親一事將小妹才名播滿京城以致後得相府殺事不諧暴而來求首不計其數老泉都敬呈上文字俱把與女孩兒自閱也有一等文倒的也有不上下兩三句的就中只有一卷文字做得好看他卷面寫有姓名叫做秦觀小妹批了四句

云

今日聰明秀才

他年風流學士

可惜一蘇同時

不然橫行一世

這批語明說秦觀的文才在大蘇小蘇之閒除却一蘇沒人及得老泉看了已知女兒選中  
了此人分附門上但是秦觀秀才來時快請相見餘的都與我辭去誰知眾人呈卷的都在  
討信只有秦觀不到却是為何那秦觀秀才字少游他是揚州府高郵人腹飽萬言眼空一  
世生平敬服的只有蘇家兄弟以下的都不在意今日慕小妹之才雖然銜玉求售又怕損  
了自己的名譽不肯隨行逐隊尋問息老泉見秦觀不到反遣人去秦家寓所致意少游  
心中暗喜又想道小妹才名得於傳聞未曾面識又聞得他容貌不揚額顯凸出眼睛凹進  
不知是何等鬼臉如何得見他一面方纔放心打聽得二月初一日要在岳廟燒香趁此機  
會改換衣裝觀個分曉正是

眼見方為的

傳言未必真

若信傳聞話

柱盡世閒人

從來大家女眷入廟燒香不是早定是夜為甚麼早則人未來夜則人已散秦少游到二月  
初一日五更時分就起來梳洗打扮個游方道人模樣頭裹青布巾耳後露兩個石環的  
假玉環兒身穿皂布道袍腰繫黃絲足穿淨襪草履衣上掛一串扭扭大的數珠手中托一  
個金鍊鉢盂侵早到東岳廟前伺候至天色黎明蘇小妹轎子已到少游走開一步讓轎

子入廟歇於左廊之下小妹出轎上殿少游已看見了雖不是妖嬈美麗却也清雅幽閒全  
無俗韻但不知他才調真正如何約莫焚香已畢少游却循廊而上在殿左相遇少游打個  
問訊云

小姐有福有壽願發慈悲

小妹應聲答云

道人何德何能敢求布施

少游又問訊云

願小姐身如藥樹百病不生  
隨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

小妹乃一頭走一頭又應聲答云

隨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  
小娘子一天歡喜如何撒手賣山

少游隨即直趨至轎前又問訊云

小娘子一天歡喜如何撒手賣山  
風道人馬地貪痴那得隨身金穴

小妹隨又應聲答云

風道人馬地貪痴那得隨身金穴  
小娘子一天歡喜如何撒手賣山

小妹一頭說一頭上轎少游轉身時日中噴出一句道風道人得對小娘子萬千之幸小妹  
上了轎全不在意跟隨的老院子却聽得怪這道人放肆方欲回身尋問只見廊下走  
出一個垂髫的後童對著那道人叫道相公這裏來更衣那道人便先走童兒後隨老院子  
在童兒肩上海地搶了一把低聲問道前面是那相公童兒道是高郵秦少游相公老院子  
了便不言語回來時却與老婆說知了這句話就傳入內裏小妹纔曉得那化緣的道人是  
秦少游假裝的付之一笑囑咐了髮們休得多口話分兩頭再說秦少游那日飽看了小妹  
容貌不醜況且應答如流其才自不必言擇了吉日親自求親老兒應允少不得下財納幣  
此是二月初旬的事少游急欲完婚小妹不肯他看定秦觀文字必然申選試期已近欲要

今古奇觀

卷十七

四

象簡鳴紗洞房花燭少游只得依他到三月初三禮部大試之期秦觀一至成名中了制科到蘇府來拜又人就復完婚一事因寓中無人欲就蘇府花燭老泉笑道今日掛梓脫白掛綠便是上吉之日何必另選良辰只今晚便在小寓成親豈不美哉東坡學士從傍贊成一日與小妹雙雙進堂成就了百年姻眷定應萬壽正

聰明女得聰明婿

大登科後小登科

你看月明如畫少游在前驛筵宴已畢方欲進房只見房門緊閉庭中擺著小小一張檯兒棹上排列紙墨筆硯二箇封兒三箇蓋兒一個是玉蓋一個是銀蓋一個是瓦蓋青衣小鬟守住門邊少游道相煩傳語小姐新郎已到何不開門了裏道奉小姐之命有三個題目在此三試俱中式方准進房這三個紙封兒便是題目在內少游指著三個蓋道這文是甚的意思Y蓋道那玉蓋是盛酒的那銀蓋是盛茶的那瓦蓋是盛涼水的三試俱中玉蓋內美酒二杯請進香房兩試中了一試不中銀蓋內清茶解渴直待來宵再試一試中了兩試不中瓦蓋內呷口淡水詩在外廂讀書三個月少游微七冷笑道別個秀才來應舉時就裏告命題容易了下官會應遇制科青不萬選真說三個題目就是三百個我何懼哉Y蓋道俺小姐不比尋常官試官之乎者也應個故事而已他的題目好難哩第一題是絕句一首要新郎也做一首合了出題之意方為中式第二題四句詩戲著四個古人猜得一個也不差方為中式到第三題既容易了另要做個七字對兒對得好便得飲美酒入香房了少游道

請第一題下豎取第一箇紙封折開請新郎自看少游看時封著花箋一幅寫詩四句

銅鐵投洪治

蟻蟻上粉牆

陰陽無二義

天地我中央

少游想道這個題目別人做定猜不著則我會假扮做雲游道人在岳廟化緣去相那蘇小姐此四句乃含著化緣道人四字明明嘲我遂于懷中取筆寫詩一首於題後云

化工何意把春催

緣到名園花自開

道是東風原有主

人人不敢上花臺

了頭見詩完將第一幅花箋揭過三疊從窗隙中塞進高叫道新郎交卷第一場元小妹覽詩每句頭上一字合之乃化緣道人四字微微而笑少游又開第二封看之也是花箋一幅題詩四句

強鄰勝祖有施為

鑿壁偷光夜讀書

縫線路中常憶母

老翁終日倚門闕

少游見了略不凝思一一注明第一句是孫權第二句是孔明第三句是子思第四句是太公望了頭又從窗隙遞進少游口雖不語心下想道兩個題目眼見難我不倒第三題是個對兒我五六歲是便會對句不足為難再折開第三幅花箋內出對云

內門推出窗前月

時覺道容易仔細想來這對出得儘巧若對得平常了不見本亭左思右量不得其對聽得誰樓三鼓將闌搆思不就越加荒迫却說東坡此時尚未曾睡且來打聽妹夫消息望見少游在庭園圍而步口裏只管吟哦閉門推出窗前月七個字右手做推窗之勢東坡想

道此必小姝以此對難之少游爲其所困矣我不解圍誰爲撮合急切思之亦未有好對庭  
中有花缸一隻滿滿的貯著一缸清水少游步了一回偶然倚缸看水東坡望見觸動靈機  
欲待教他對了誠恐小姝知覺連累大體面不好看相東坡遠站著咳嗽一聲就地下  
取小小傳片投向缸中那水爲傳片所激躍起幾點撲撲在少游面上水中天光月影紛紛滑  
亂少游當下曉悟遂提筆對云

投石沖開水底天

了頭交了三遍試卷只開呀的一聲房門大開房內又走出個青衣手捧銀盞將美酒斟  
於玉杯之內獻上新郎口稱木子請滿飲三杯權當花紅賞勞少游此時意氣揚揚連進三  
杯了頭擁入香房這一夜佳人才子好不稱意正是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自此夫妻和美不在話下後少游宦游浙中東坡學士在京小姝思想哥哥到京省願東坡  
有個禪友叫做佛印禪師嘗勸東坡急流勇退一日寄長歌一篇東坡看時却也寫得怪異  
每二字一連共一百三十雙字你道寫的是甚字

野野 鳥鳥 啼啼 時時 有有 思思 春春 氣氣 桃桃 花花 發發  
滿滿 枝枝 鶯鶯 雀雀 相相 呼呼 喚喚 巖巖 屢屢 花花 紅紅 似似  
錦錦 屏屏 堪堪 看看 山山 秀秀 麗麗 山山 前前 煙煙 霧霧

起起 青青 浮浮 浪浪 促促 潺潺 浚浚 水水 景景 幽幽 深深  
處處 好好 追追 遊遊 傍傍 似似 墜墜 似似 雪雪 梨梨 花花  
好好 皎皎 潔潔 玲玲 瓏瓏 似似 草草 青青 雙雙 蝴蝶 飛飛  
來來 到到 落落 花花 林林 裏裏 鳥鳥 啼啼 不不 休休  
爲爲 憶憶 春春 光光 好好 楊楊 柳柳 枝枝 頭頭 春春 色色  
秀秀 時時 常常 共共 飲飲 春春 濃濃 酒酒 似似 醉醉 閒閒  
行行 春春 色色 裏裏 相相 逢逢 競競 憶憶 遊遊 山山 水水  
心心 息息 悠悠 歸歸 去去 來來 休休 役役

東坡看了兩三遍一時念將不出只是兀吟小姝取過一覽了然便道哥哥此歌有何難解  
待姝子念與你聽即時朗誦云

野鳥啼

野鳥啼時時有思

有思春氣桃花發

春氣桃花發滿枝

滿枝鶯雀相呼喚

鶯雀相呼喚巖岬

巖岬花紅似錦屏

花紅似錦屏堪看

清淨浪促潺湲水

堪看山山秀麗

秀麗山前煙霧起

山前煙霧起清淨

傍水花似雪

浪促潺湲水景幽

景幽深處好

深處好追遊

追遊傍水花

似雪梨花光皎潔

梨花光皎潔玲瓏

玲瓏似壁銀花折

似壁銀花折最好

今古奇觀

卷十七

六

最好柔茸溪畔草 柔茸溪畔草青青 雙雙蝴蝶飛來到 蝴蝶飛來到落花  
 落花林裏鳥啼叫 林裏鳥啼叫不休 不休為憶春光好 為憶春光好楊柳  
 楊柳枝枝春色秀 春色秀時常共飲 時常共飲春濃酒 春濃酒似醉  
 似醉閒行春色裏 閒行春色裏相逢 相逢競憶遊山水 鏡憶遊山水心息  
 心息悠悠歸去來 歸去來休休役役

東坡聽念天驚道吾妹敏悟吾所不及若為男子官位必遠勝於我矣遂將佛印原寫長歌  
 并小妹所定句讀都寫出來做一封兒寄與少游因述自己再讀不解小妹一覽而知之故  
 少游初看佛印所書亦不能解後讀小妹之句如夢初覺深加愧歎答以短歌云

未及梵僧歌 詞重而意複 字字如聯珠 行行如貫玉  
 想汝惟一覽 顧我勞三復 裁時思遠寄 因以真類觸  
 汝其審思之 可表予心曲 短歌後製成覺字詩一首却又寫得古怪  
 爾道什麼寫法

少游書信到時正值東坡與小妹在湖上看採蓮東坡先拆書看了遞與小妹問道汝能解  
 否小妹道此詩乃彷彿印禪師之體也即念云

靜思伊久阻歸期 久阻歸期憶別離

憶別離時聞漏轉 時聞漏轉靜思伊

東坡歎道吾妹真絕世聰明人也今日採蓮勝會可即事各和一首寄與少游使知你我今  
 日之游東坡詩成小妹亦就詩云

一 採蓮人在綠楊津

東坡詩云

一 採蓮人在綠楊津

一 採蓮人在綠楊津

照少遊詩念出小妹疊字詩道是

採蓮人在綠楊津 一闋新歌聲漱玉

念出東坡疊字詩道是

賞花歸去馬如飛 去馬如飛酒力微  
 酒力微醒時已暮 醒時已暮賞花歸

在綠楊津一闋新 歌聲漱玉採蓮人

二詩寄去少遊讀罷歎賞不已其夫婦酬和之詩甚多不能詳述後來少遊以才名被徵為  
 翰林學士與一蘇同官一時郎舅三人並居史職古所希有於是宣仁太后亦聞蘇小妹之  
 名古今奇觀

才每每造內官賜以錦帛或飲饌之類索他題詠每得一篇宮中傳誦聲播京都其後小妹  
先少遊而卒少遊思心不置終身不復再娶云有詩爲證  
文章自古說三蘇  
小妹聰明勝丈夫  
一門秀氣世間無  
三難新郎真異事

第十七卷終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第十八卷

劉元普雙生貴子

全婚昔日稱妻相  
慷慨奇人難屢見

助娘千秋慕曼卿  
休將仗義望同人

這一首詩單道人間人周急者少繼富者多爲此嘗言說道只有錦上添花那得雪中送炭  
這兩句話道盡世人情態比如他那通有財有勢那趨財慕勢的多只向一遍去這便是俗  
語叫做一帆風又教做字鴿子旺遍飛若是財利交關自不必說至於婚姻大事兒女親情  
有貧得富的便是王公貴戚自甘與團圓作對有嫌著貧的便是世家大族不得與甲長聯  
親自道有了一分勢要萬貫浮財便不把人看目中若說那身在青雲之上披人汗泥之  
中重指已資曲全婚配這般樣人實是從前少見近世罕聞冥冥之中天公自然照察元來  
那夫婦二字極是鄭重極宜斟酌報應極是昭彰世人決不可戲而不戲胡作亂爲或者因  
一句話上成就了一家兒夫婦或者因一掃字中拆散了一世的姻緣就是陷于不知因果  
到底不爽且說南直長洲有一村農姓逐年五十歲娶下一個後生繼妻前妻留下一個兒  
子一房媳婦且是孝順但是爺娘的說話不論好歹真假多應在骨裏的信從那老兒和兒  
子每日只是鋤田削地出去養家過活婆媳兩個在家績麻紡花自作生理却有一件奇怪  
元來那婆子雖數上了五十歲個年頭十分的不長進又道是婦人家入土方休見那老

今古奇觀

卷十八



是個養家經紀之人不恁地理會多些勾當所以間常也與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幾番幾次漏在媳婦眼裏那媳婦自是個老實勤謹的女娘只以孝情爲上小心奉事翁姑那里有甚心去捉他破文誰知道無心人對着有心人那婆子自做了這些話把被媳婦每每衝着虛心病了自沒意思却恐怕有甚風聲吹在老子和兒子耳朵裏願倒在老子和兒子面前又道是杭边告狀一說便准那老子和兒子信了婆子面言語帶水帶氣的羞辱罵了兒子幾次那兒子是個孝心的人聽了這些話頭沒個來歷直擺佈得夫妻兩口終日合嘴合舌甚不相安看官聽說世上只有一夫一妻一竹竿到底的始終有些正氣獨有最狠毒最狡猾知見的是那晚老婆天榮不是一婚兩婚人便是那低門小戶賊刺貨與那不學好爲夫所棄的這幾項人極是老啣溜也會得人喜也會得人怒弄得人死心塌地不敢不從元來世上婦人除了那十分貞烈的說着那話兒无不替緊男子漢到中年筋力漸衰那娶晚老婆的大半是中年人做的事往往男女大小假如一個老蒼男子娶了水也似一個嬌嫩婦人縱是千箱萬斛你儘受用是那話兒有些支吾不過自覺得過意不去隨兩有萬分不是處也只得依順所以那家庭間每每被這等人炒得十清九濁這閒話且放過如今再按前因話說吳江有個秀才肖王賓胸藏錦繡筆走龍蛇因家貧在近處人家處館早出晚歸主家閒壁是一座酒肆店主喚做熊敬溪店前一個小小堂子供着五顯靈官那王賓因在自家出入與熊店主厮熟忽一夜熊店主得其二夢夢見那五位尊神對他說道肖狀元終日

在此來往吾等見了坐立不安可爲吾等築一堵短壁兒在堂子前遮蔽避做店主喚來想道這夢甚是蹊蹊說甚麼肖狀元難道便是在問壁塵語的那個肖秀才我想他一般一個寒儒那如何便得做狀元心下疑惑却又道除了那個姓肖的却又不曾與第二個姓肖的熟識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況是神道的言語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次日起來當真在堂子前面堆起一堵短牆遮了神聖却自放在心裏不題隔了幾日肖秀才往去州探親經過一個村落人家只見一班人聚做一塊在那裏喧嚷肖秀才揆在人叢裏一看只見衆人指着道這不是一位官人來得濟巧是必及這官人則箇省得我們村裏去尋門館先生連忙請肖秀才坐著携着紙筆道有煩官人寫一寫自當相謝肖秀才道爲箇甚麼且說個緣故只見一個老兒與一個小後生走過來道官人所說我們是這村裏人姓孫爺兒兩個一個阿婆一房媳婦耐媳婦十分不學好到終日與阿婆鬪氣我兩個又是養家孫兒人一年到頭沒幾時住在家裏這樣婦人若留著他到底是個是非趁爲此今日將他發還娘家住別嫁他每衆位多是地方中見爲是娶寫一張離書這村裏人沒一個懂得文墨見官人經過想必是個有才學的因此相煩官人替寫一寫肖秀才道原來如此有甚難處便遲著一時見識主筆一揮寫了一張離書交與他兩個他兩個便將五錢銀子送肖秀才做潤筆之賢秀才笑道這幾行字值得甚麼我却授你銀子再三不接拂着袖手撇開衆人徑自去了這裏自將離書付與媳婦那婦人可憐勤謹謹做了三四年媳婦沒緣沒故



間行散閣徐步回來將及到家之際遇著一个全真先生手執招牌上寫著風鑑通神元普  
見是相士遂正要問子嗣便延到他家中來坐喫茶已畢元普端坐求先生細相先生仔細  
和了一回畧無忌諱說道觀使君氣色非但無禍壽亦在旦夕矣元普道學生年近古稀死  
亦非妖子嗣之事至此暮年亦是水中撈月了但學生自想生平雖無大德洛弱扶傾失心  
已久不知如何罪業遂至於此絕祖宗之祀先生微笑道使君差矣自古道富者怨之叢使  
君廣有家私豈能一一綜理彼在事者只願肥家不存公道天叫小秤侵剝百端以致小民  
愁怨使君縱然行善只好公道相酬耳恐不能獲福也使君但當悉杜其弊益廣仁慈多福  
多壽多男特易耳元普聞言默然聽受先生起身作別不受謝金飄然去了元普知是異  
人深信其言隨取田園典補帳自一一稽查又潛往街市鄉間各處接聽盡知其實遂指眾  
管事人一一由飭并妻姪王文用也受了一番呵叱自此益修善事不題却說汴京有个舉  
子李遜字克讓年三十六歲娘子張氏生子李彥青小字春郎年方十七本是西粵人氏只  
為與京師遠遠十方孤貧不便赴試數年前娶妻攜子流寓京師却喜中了新科進士除授  
錢塘縣尹擇個吉日一同到了任所幸克讓看見湖山佳勝宛然神仙境界不覺心中爽然  
誰想貧儒命薄到任未及一月犯了個不起之症正是  
濃霜偏打無根草 禍來只奔福輕人  
那張氏與春郎請醫調治百般無效看看待死一日李克讓喚妻子到牀前說道我苦志一

生得登黃甲死亦無恨只是無家可奔無旅可依撒下寡婦孤兒如何是好可痛可憐淚如  
雨下張氏與春郎在傍勸住克讓道久聞洛陽劉元普丈義疎財名傳天下不論識認不  
識認但求以情相求無有不應除是此人可以托妻寄子便叫娘子扶我起來坐了又叫兒  
子春郎取過文房四寶正待舉筆忽又停止心中好生躊躇道我與他從來無交難叙寒溫  
這書如何寫得想了一回心生一計分付妻兒取湯取水把兩人都澆開了及至取得湯水  
來時已自把書重封固上西寫十五字乃是尋弟李遜書呈洛陽恩兄劉元普親折把來  
遞與妻兒收好說道我有個八拜為交的故人乃青州刺史劉元普本貫洛陽人氏此人義  
氣于肯必能濟母子將我書前去投他定無阻拒可多多拜上劉伯父說我生前不及相見  
了隨分付張氏道二十載恩情今長別矣倘蒙伯父收留全賴小心相處必須教子成名補  
我未逮之志你已有遺腹兩月倘得生子使其仍讀父書若生女時將來許配良人我雖死  
而瞑目又分付春來道汝當事劉伯父如父事劉伯母如母又當孝敬母親勵精學業以圖  
榮顯我死猶生如遺我言九原之下亦不安也兩人垂淚受教又囑付道身死心後權寄棺  
材浮邱寺中俟投過劉伯父徐圖殮葬但得安土埋藏不須重到西粵說罷心中啞咽大  
道老天老天我李遜如此清貧難道做滿一個縣令也不能勾當時驀然倒在牀上已自呼  
喚不醒正是

君恩新荷喜相隨

誰想天年已莫追

休為李君傷死逝

四齡已可傲顏回

張氏春郎各各哭得死而復活張氏道撇得我孤孀二人好苦若劉君不肯相容如何處置春郎道如今無計可施只得依從遺命我爹也最是識人或者果是好人也不見得張氏即將靈柩檢點那會還剩分文元來李克讓本是極孤極貧的做人甚是清方到任又不上一月雖有些少已為醫藥廢盡了還虧得同僚相助將來買具棺材盛殮停在衙中母子二人朝夕哭奠過了七七之期依舊遺言寄柩停即寺內收拾些少行李盤纏帶了遺書飢餐渴飲夜宿曉行取路投洛陽縣來却說劉元普一日正在書齋閒玩古典只見門上人報道外有母子二人口稱四粵人氏是老爺至交親戚有書拜謁元普心下着疑想道我那里來這樣遠親便且教請進母子二人走到跟前施禮已畢元普道老夫與賢母子在何處識面實有遺念伏乞詳示李春郎答道家母小姪其實不曾得會先君却是伯父至交元普便請姓名春郎道先君李遜字克讓母親張氏小姪名彥春字春郎本貫西粵人氏先君因赴試流落京師以後得第除授錢塘縣尹一月身以臨終時憐我母子無依說有洛陽劉伯父是幼年八拜至交特命以後查手書自任所前來拜懇故此母子造宅多有驚動元普聞言茫然不知就將春郎便將書呈上元普看了對發上十五字好生怪異及至拆封看時却是一張白紙喫了一驚默然不語左思想了一回猛驚得心中省悟道必是這個緣故無疑我如今不要說破只教他母子得所便了張氏母子見他沉吟只道不肯容納豈知他却是天

一場差意元普收過書便對二人說道李兄果是我八拜至交指望再得相會誰知已作西人可憐可憐你母子就是我家骨肉在此居住便了即請出王夫人來說知來歷認爲她建春郎即以子姪之禮自居當時擺設筵席款待二人酒間說起李君靈柩在任所寺中元普一力應承殯葬之事王夫人又與張氏細談知已他有遺腹兩月了泗散後送他母子到南樓安歇家火器阻無一不備又撥幾個童僕服侍每日三餐十分精美張氏母子得他收留已自過望誰知如此殺劫心中感激不盡過了幾時元普見張氏德性溫存春郎才華英敏更兼謙謹老成愈加敬重又一而打發人往錢塘挾柩忽一日正與王夫人閒坐不覺掉下淚來夫人忙問其故元普道我觀李氏子儀容志氣後來必成大成就若得這般一個兒子真可死而無恨今年華已去子息自然爲此不覺傷感夫人道我屢次勸相公娶妾只是不允如今定爲相公覓一側室笑取宜男元普道夫人休說這話我雖垂暮你却尚是中年若是天不絕我劉門難道你不能生育若是命中該絕縱使姬妾盈前也是無幹說罷自出去了夫人這番却未意要與丈夫娶妾曉得與他商量定然推阻便私下叫家人喚將做媒的薛婆來說知就裏又囑付道直待事成之後方可與老爺得知必用心訪個德客兼備的或者老爺纔肯相愛薛婆一一應諾而去過不多日薛婆尋了幾頭來說領與夫人觀看沒一個中意薛婆道此間女子只好恁樣除非汴梁帝京五方會裏去處纔有出色女子恰好王父用有別事要進京夫人把百金密托與他央薛婆同去尋覓薛婆也有一頭媒事要



就便乘機發作約莫到三更時分獄中一片聲喊起一二百罪人一齊動手先將那當牢的  
禁子殺了打出牢門將那獄吏牢子一個個砍翻撞見的多是一刀一個有的躲在黑暗裏  
聽時只聽得喊道太爺平時仁德我每不要殺他直反到各衙殺了幾個佐貳官那時正是  
清平時節城門還未曾開衆人胸聲喊一開逃走出城正是

驚魚脫却金鈎去

擺尾搖頭再不來

那時裴安卿聽得喧嚷在睡夢中驚覺連忙起來早已有人報知裴安卿聽說正却似頂門  
上失了三魂脚底下竊了七魄連聲只叫得苦悔道不聽蘭孫之言以至於此誰知道將仁  
待人被人不仁一面點起民壯分頭追捕多應是海底撈針那尋一個次日這樁事早報與  
上司知道少不得動了一本不上半月已到汴京奏章早達天聽天子與羣臣議處若是裴  
安卿是個貪賊則則阿諛諂佞的朝中也還有人喜他只爲素心性剛直不肯趨奉惟貴况  
且一清如水俸資之外毫不苟取那有錢財貨緣勢所以無一人與他弄察多道不囚越  
獄典守者不得辭其責又要殺了佐貳獨留刺史事屬可疑合當拿問天子准奏即俊此下  
本來首法司差官批解到京那時裴安卿便是重出世的召父再生來的杜母也只得低頭  
受縛却也道自己素有政聲還有辨白之處叫蘭孫收拾了行李父女兩個同了押解人起  
程不到一日來到東京那裴安卿舊日住居已被聖旨抄沒了僮僕數人分頭逃散無地可  
以安身還虧得鄭夫人在時與清風觀女道往來只得借他一間房子與蘭孫住下了次日

青衣小帽同提解人到朝候旨奉聖旨下大理獄鞫審即刻便自進牢蘭孫只得將了些錢  
鈔買上告下云獄中傳言寄語擔茶送飯元來裴安卿年衰力邁受了驚惶又受了苦楚日  
夜憂慮飲食不進蘭孫設法送飯自費了銀子一日見蘭孫止在獄門首來使喚住女兒  
說道我氣塞難當今日大分必死只爲爲人慈善以致召禍累了我兒雖然罪不及孥只是  
我死之後無路可投作婢爲奴定然不免那安卿說到此處好如萬箭鑽心長號數聲而絕  
暈喜未及會審不受那三木戴頭之苦蘭孫跌胸捶脚哭得個發昏重醒轉來欲要領取父  
親屍首又道是朝廷罪人不得擅便當時蘭孫不顧死生利害闖進大理寺衙門哭訴越獄  
根由哀感傍人幸得那大理寺卿還是個有公道的人見了這般情狀惻然不忍隨即進一  
道表章上寫著

大理寺卿某勸得襄陽刺史裴習撫字心勞提防政拙雖法禁多疎自于天譴而反情無  
據可表臣心今已斃固宜從寬貸伏乞速降天恩赦其遺屍歸葬以彰朝廷優待臣下  
之心臣某惶恐上言

那真宗也是个仁君見裴習已死便自不欲苛求即批准了表章蘭孫得了這個消息還算  
是黃連樹下彈琴苦中取樂將身邊所剩餘銀買口棺木雇人擡出屍首盛殮好了停在清  
真觀中做些羹飯燒奠一番又哭得一佛出世那裴安卿所帶銀錢原無幾何到此已得用  
乾乾淨淨了雖是已有棺木殮葬之資毫無所出蘭孫左思右想道只有個舅舅鄭公見在

任西川節度使帶了家眷在彼却是路途險遠萬萬不能搭救真正無計可施事到頭來不自由只得手中拿个草標將一張紙寫着賣身葬父四字到靈柩前拜了四拜禱告道爹七陰靈不遠保奴前去得遇好人拜罷便自噙著一把眼淚抱著一腔冤恨忍著一身羞耻沿街嗷叫可憐 蘭孫是個嬌滴滴的閨中處子見了一個鬻生人也要面紅耳的不想今日出頭露面思念父親臨死言詞不覺寸腸俱裂正所謂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

生來運蹇時乖

只是含羞忍辱

父兮柱枯以身

女兒街衢痛哭

縱交血染鵲紅

彼管不念豈獨

真个是天無絕人之路正在街上賣身只見一個老媽媽走近前來瓜身施禮問道小娘子爲著甚事賣身又恁般愁容可掬仔細認認了一驚道這不是我小姐如何到此何地位原來那媽媽正是洛陽的薛婆婆夫人在時薛婆有事到京常在裴家往來的故此認得蘭孫撞頭見是薛婆就同他走到一個僻靜所在舍源把上項事說了一遍那婆子家最易眼淚出的聽到傷心之處不覺也哭起來道原來賣身的老爺遭此大難你是個宦家之女如何做得以下之人若要賣身雖然如此嬌姿不到得便爲奴作婢也免不得是個偏房了蘭孫道今日爲了父親就是殺身也說不得可惜其他薛婆道既如此小姐請免愁煩洛陽縣劉刺史老爺老年無兒夫人王氏要與他取个偏房前日曾囑付我在本處尋了多時並無一個中意的如今日爲洛陽一個大姓夾我到京中相府求一頭驢事夫人乘便囑付親姓王文用

帶了身價同我前來遍訪也是有緣遇着小姐王夫人原說要個德客兩全的今小姐之貌絕世無雙賣身葬父又是大孝之事這事十有五分的那劉刺史仗義疎財王夫人大賢大德小姐到彼雖則暫時落後樓可快活終身未知尊意如何蘭孫道但憑媽媽主張只是賣身爲妾姑辱門庭千萬莫說出真情只認做民家之女罷了薛婆點頭道是隨引了頭與小姐一同到王文用寓所來薛婆就對他說知情相王文用遠遠他望去看那小姐已覺得傾國傾城便道有如此絕色佳人何怕不中姑娘之意正是

穿破鎖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當下一遍是落難之際一遍是富厚之家並不消爭短論長已自一說一中整整兌足了一百兩雪花銀子遞與蘭孫小姐收了就要接他起程蘭孫道我本爲葬父故此賣身須是完葬事過纔好去得薛婆道小姐你子然一身如何完得葬事何不到洛陽成親之後那時沈劉老爺差人埋墓何等容易蘭孫只得依從那王文用是個老成才幹的人見是要與姑夫爲妾的不敢怠慢差薛婆與他伴伴同行自己常在前後照應到洛陽只有四百里之路不上數日早已到了劉家王文用自往解庫中去了薛婆便悄悄領他進去叩見了王夫人夫人攬起看蘭孫時果然是

脂粉不施有天然姿容掩無半點塵粉舉止虛態度從容語言時時音凄婉雙眉頻蹙薄如西子入吳時兩頰羞慙正似玉嬌薛漢關可憐嫵媚清閨女權作追隨宦室人

當時王夫人滿心歡喜問了姓各便收拾一間房子安頓蘭孫派一個養娘服事次日便請劉元普來從容說道老身今有一言相公幸勿嗔怪劉元普道夫人有話即說何必諱言夫人道相公你豈不聞人生七十古來稀今你壽近七十前路幾何並無子息常言道無病一身輕有子萬事足久欲與相公納一側室一來爲相公持正不好妄言一來未得其人姑且隱忍今娶得汴京裴氏之女正在妙齡抑且才色兩絕願相公立他做個偏房或者生得一男半女也是劉門後代劉元普道老夫只恐命裡無嗣不欲耽誤人家幼女誰知夫人如此用心而今且喚他出來見我當下蘭孫小姐移步出房倒身下拜劉元普看見心中想道我觀此女儀容動止決不是個以下之人便開口問道你姓甚名誰是何等人家之女爲甚事實身蘭孫道賤妾乃汴京小氏之女姓裴小名蘭孫父死無資故此賣身贖葬口中如此說不覺暗地裏滴下淚來劉元普相了又相道定不是民家之女不要哄我我看你愁容可掬必有隱情可對我一一真言與你做主分憂便了蘭孫初時隱諱怎當得劉元普再三盤問只得將那放囚得罪緣由從前至後細細說了一遍不覺淚如湧泉劉元普大驚失色也不覺淚下道我说不像民家之女夫人幾乎誤了老夫可惜一個好官遭此屈禍忙向蘭孫小姐連稱得罪又道小姐身既無依住在我這裏待老夫選擇地甚殯葬尊翁便了蘭孫道若得如此周全此恩惟天可表相公先受賤妾一拜劉元普慌忙扶起分付養娘好生服侍裴家小姐不得有違當時走到廳堂即刻差人往汴京迎裴使君靈柩不多日扶柩到來

好錢塘李縣令靈柩一齊到了劉元普將來共停在一箇庄廳之上備了兩席祭筵拜奠氏自領了兒子拜了匹夫元普也領蘭孫拜了匹父又延了一個有名的地理先生揀擇了兩塊好地墓待臘月吉日安葬一日王夫人又對元普說道那裴氏女雖然貴家出身却差落難之中得相公救拔他的若是流落他方不知如何下賤去了相公又與他擇地葬親此恩非小他必甘心與相公爲妾的既是名門之女或者有些福氣誼育子嗣也不見得若是如此非但相公有後也終身有靠未爲不可望相公思之夫人不說猶可說罷只見劉元普勃然作色道夫人說那話天下多美婦人我欲娶妾自可別圖豈敢污裴使君之女劉元普敬若有此心誦天監察夫人聽說自道失言頓口不語劉元普心裏不樂想了一回道我也大呆了我既無子嗣何不索性認他爲女斷了夫人這點念頭便叫了裴請出裴小姐來道我明長尊翁多年又同爲刺史之職年華高邁子息全無小姐若不棄嫌欲待螟蛉爲女意下何如蘭孫道妾受相公夫人收養願爲奴婢早晚服事如此厚待如何敢當劉元普道豈有此理你乃宦家之女偶遭挫折焉可賤居下流老夫自有主意不必過謙蘭孫道相公夫人正是重生父母雖粉骨碎身無可報答既蒙不棄微賤認爲親女焉敢有違今日就拜了爹媽劉元普歡喜不勝便對夫人道今日我以蘭孫爲女可受他全禮當下蘭孫拜了八拜自此便叫劉相公夫婦爲爹也母親十分孝敬愈加親熱夫人又與劉元普道相公認蘭孫爲女須當與他擇婚佳兒王文用青年喪偶管理多年才幹精敏也不辱莫了女兒相公何



不與他成就這頭親事劉元普微微笑道內姪繼娶之事少不得在老夫身上今日自有個主意你只管打點粧奩便了夫人依言元普當時便揀下了一個成親吉日到期宰殺猪羊大排筵席請鄉紳親友并李氏母子內姪王文用一同來赴慶華筵眾人還只道是劉公納寵王夫人也還只道是與姪兒成婚正是

萬丈廣寒難得到

嫦娥今夜落誰家

看看百時將及只見劉元普教人捧出一套新郎衣飾擺在堂中劉元普拱手向眾人說道列位高親在此聽弘敬一言敬聞利人之色不仁乘人之為不義襄陽裴使君以王事繫獄死有女蘭孫年方及笄荆妻欲納為妾弘敬寧之于嗣決不敢污使君之清德內姪王文用雖有繼理之才却非仕宦中人亦難以配公侯之女唯我故人李縣令之子彥青者既出望族又值青年貌比潘安才過子建誠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者也今日特為兩人成其佳耦諸公以為何如眾人異口同舌讚歎劉公盛德李春即出其不意却了推遜劉元普那得肯從便親自將新郎衣巾與他穿戴了次後笙歌鼎沸燈火輝煌遠遠聽得環珮之清却是薛婆做了喜娘幾個丫鬟一同簇擁著蘭孫小姐出來二位新人立在花氈之上交拜成禮真是說不盡那奢華富貴但見 扮孩兒對對挑燈七娘子雙雙執嫁觀看的是風檢才麻婆子誇稱道鵲橋仙並進小蓬萊伏侍的是好姐姐柳青娘幫襯道賀新郎同入銷金帳做嬌客的席館備前豈宜重開後庭花做新婦的半喜還憂此夜定然用撥掉脫布衫時

歡未艾花心動處喜非常

當時張氏和春那魂夢之中也不想得到此真正喜自天來蘭孫小姐燈燭之下覷見新郎容貌不凡也自暗暗地歡喜只道嫁個老人是誰却却嫁了个文曲星行禮已畢便伏侍新人上轎劉元普親自送到南樓結綰合昏又把那千金粧奩一齊送將過來劉元普是回去陪宴大吹大擂直飲至五更而散這洞房中一對新人正佳人過着才子那一宵歡愛端的是如膠似漆似水如魚枕邊語到劉公大德兩下裏感激深八骨髓次日天明起身來見了張氏張氏又同他夫婦拜見劉公子萬分稱謝隨從張氏就辦些祭物到靈柩前叫媳婦拜了公公兒子拜了岳父張氏撫棺哭道丈夫生前為人正直死後必有英靈劉的父周濟了寡婦孤兒又把名門貴女做你媳婦恩德如天非同小可幽冥之中乞保佑劉的父早生貴子壽過百齡春那夫妻也各自默禱地禱祝自此上和和睦睦隨口夜焚香保劉公厚福不覺光陰荏苒又是臘月中旬堂葬吉期到了劉元普便自聚起匠役人工在庄廳上擡取一對靈柩到墳塋上來張氏與春那夫妻各各戴了重孝相送當下埋棺封土已畢各立一個神道碑一書宋做襄陽刺史安卿裴公之墓一書宋故錢塘縣尹克讓李公之墓只見松栢參差山水環繞宛然一塚相連劉元普設三牲禮儀親自舉哀拜奠張氏三人放声大哭哭罷一齊望著劉元普拜倒在荒草地上不起劉元普連抱答拜只是謙讓無能略無一毫自矜之色隨即來回各自散訖是夜劉元普睡到三更只見兩個人攢頭案簡金帶

紫袍向劉元普撲地倒身拜下口道大恩人劉元普喫了一驚慌忙起身扶住道二位尊神何故降臨折殺老夫也那左手的一位說道某乃襄陽刺史裴習此位即錢塘縣令李公克讓也上帝憐我兩人清忠封某為天下都城隍李公為天曹府判官之職某繫獄身死之後幼女無投承公大恩賜之佳婿又賜佳城使我兩人冥冥之中遂為兒女姻眷恩同天地難報萬一已曾合表上奏天庭上帝鑒公盛德特為官加一品壽益三旬子生雙貴幽明雖隔敢不報知那右首的一位又說道某只為與公無交難訴衷曲故此空函寓意不想公一見即明慨然認義養生遂死已出殊因淑女承祧尤為望外雖益壽添嗣未足報洪恩之萬一今有遺腹小女鳳鳴明早已當出世故以此女奉長郎君箕帚公與我媳我亦與公媳略盡報效之私言訖拱手而別劉元普慌忙迎送被兩人用手一推忽然驚覺却正與王夫人睡在床上海將夢中所見所聞一一說了夫人道妾身亦慕公大德古人罕有自然得福非一神明之言詭非虛謬劉元普道裝李二公生前正值死後為神他感我嫁女婚男故來託夢理之所有但說我壽增三十世間那有百歲之人又說賜我二子我今年已七十雖然精力不減少時那七十歲生子却也難得恐未必然次日早晨劉元普思憶夢中言語整了衣冠步到南樓正要說與他三人知道只見李春郎夫婦出來相送春郎道母親生下小妹在坐草之際昨夜我母子三人各有異夢正要到伯父處報知賀喜豈知伯父已先來了劉公見說張氏生下思想那夢中李君之言好生有驗只是自己不曾有子不好說得當下問了

張氏平安就問夢中所見如何李春郎道夢見父親岳父俱已為神口稱伯父大德壽增天庭已為延壽添子三人所夢總只一樣劉元普暗稱奇便將自己夢中光景一一對兩人說了春郎道此皆怕父積德所致大理由然非虛幻也劉元普隨即回家與夫人說知各各駭歎又差人到李家賀喜不踰時又及滿月張氏抱了幼女來見伯父伯父元普便問令愛何名張氏道小名鳳鳴是亡夫夢中所囑劉元普見與已夢相符愈加驚異話休絮煩且說王夫人當時年已四十歲了只覺得喜食鹹酸時常作嘔劉元普只道中年人病發延醫看脈沒一個解說得出就有个把有手段的付道像是有喜的氣脈却曉得劉元普年已七十王夫人年已四十從不言生育的為此都下藥只說道夫人此病不消服藥不入自瘳劉元普也道這樣小病料是不妨自此也不延醫放下了心只見王夫人又過了幾時當真病好但覺得腰肢日重裙帶漸短眉低眼慢乳脹腹高劉元普半信半疑道夢中之言果然不虛麼日月易過不覺又及產期劉元普此時不認你不信是有孕提防分曉一面喚了收生婆進來又僱了一个奶子忽一夜夫人万睡只聞得異香撲鼻仙音嘹唳夫人便覺腹痛衆人齊來伏侍分娩不上半個時辰生下一個孩兒香湯沐浴過了看時只見眉清目秀鼻直口方十分魁偉夫妻兩人歡喜無限元普對夫人道一夢之靈驗如此若如裴李二公之言皆上天之賜也就取名劉天佑字夢祖此事便傳遍洛陽一城把做新聞傳說鄉里中編出四句口號道

刺史生來有奇骨  
嫁了裴女完劉兒

爲人專積好陰騰  
養得頭生做七十

韓眼開又是滿月少不得做湯餅會衆鄉紳親友齊來慶賀真是賓客填門喫了三五日筵席春郎與蘭孫自己亦設宴賀喜自不必說且說李春郎自從成婚拜父之後一發潛心經史希圖上進以報大恩又得劉元普扶持入了國子學正與伯父母妻商量到京赴學以待試期只見汴京有個公婆到來說是鄭樞密府中所差前來接去裴小姐一家的元來那蘭孫的舅舅鄭公數月之內已自西川節度內召爲樞密院副使還京之日已知姊夫破難而亡遂到清真觀問取甥女消息就是實在洛陽又遣人到洛陽探問曉得劉公仗義全婦稱嘆不盡因思念甥女故此欲接取他姑孀夫婦一同赴京和會春郎得知此信正是兩便隨孫見說出舅也回京也自十分歡喜當下稟過劉公夫婦就要擇个吉日同張氏和鳳鳴起程到期劉元普治酌饌別中間說起夢中之事劉元普便對張氏說道昔歲老夫夢中得見令先君合愛與小兒有婚約之分前日小兒未生不敢啓齒如今倘蒙不鄙願結葭張氏欠身答道先夫夢中曾言又蒙伯伯不棄大恩未報何敢惜一女只是母子孤寒如故未敢仰攀倘得大子成名當以小女奉郎君箕帚當下酒散劉公又囑對蘭孫道你丈夫此去前程萬里我兩人在家安樂孩兒不必掛懷諸人各各流涕繼繼不捨臨行又自再三下拜感謝劉公夫婦盛德然後垂淚登程去了洛陽與京師却不甚遠不時常有音信往來不必細

說再表公子劉天祐自從生育日月往來又是週歲過頭一日奶子抱了小官人同養娘朝雲在外邊雲子那朝雲年幾十八歲頗有姿色隨了奶子出來頑耍了一晌奶子道姐姐你與我略抱一抱怕風大我去將衣服來與他穿朝雲接過抱了奶子進去了一同出來只聽得公子啼哭之聲著了忙兩步營一步走到面前只見朝雲一手抱了一手伸在公子頭上探著奶子疾忙近前看時只見跌起老大一個吃驚便大怒發話道我略轉得一轉背便把他跌了你豈不曉得他是老爺夫人的性命若知道須連累我吃苦我便去告訴老爺夫人看你這小賊人逃得過這一頓責罰他不說罷抱了公子氣憤憤的便走朝雲見他勢頭不好一時性發也接應道你這樣老猪狗倚仗公子勢利便欺負人破口罵我不要使盡了英雄莫說你是奶子便是公子我也從不會見有七十歲的養頭生知他是抱來的人却爲這一跌便凌辱我朝雲雖是口強却也心慌不敢便走進來不想那奶子一五一十竟將朝雲語話對劉元普說下元普聽罷忻然說道這也怪他不得七十生子原是空手有他一時妄言何足計較當時奶子只道攔門朝雲一場少也敵个半死不想元普如此寬宏把一片火性化做下盃水水抱了公子進去了却說劉元普當夜與夫人吃夜飯罷自到房裏去安歇分付女婢道喚朝雲到我書房裏來女婢只道爲日裏事發要難爲他到替他擔著一把子係疾應拿草雀的把朝雲拿到可憐朝雲懷著鬼胎戰兢兢的立在劉元普面前只打點箇裏元普分付衆人道爾每多退去只留朝雲在此衆人領命一齊都散了留一人元普便

叫朝雲閉上了門朝雲正不知劉元普胡蘆裏賣出甚麼藥來只見劉元普叫他近前道凡人不能生育多因交會之際精力衰微浮而不實故艱於種子若精力健旺雖老猶少你知道老年人不能生產便把那借別姓的異種這樣邪說疑我我夜留你在此正要與你試一試精力消你點疑心原來劉元普初時只道自己不能生虎所以不肯輕納少年女子如今已得過頭生便是放膽大了又見說夢中尚有一子一時問不覺通融起來那朝雲也是偶然失言不想到此分際却也不敢違拗只得伏侍元普解衣而寢但見

一個似八百年彭祖的長兄一個似三十歲顏回的少女翻雲帶雨密妃便浴水澆草詩星頭似水如魚呂望持釣竿撥動揚如西乘牛老子抱住捧珠盤的龍友騎驢古老搭替執麻姑的仙姑香塵纏定牡丹花綠毛龜採取芙蓉蓋太白金星淫性發上青五女慾情來

劉元普雖則年老精神強悍朝雲只得忍苦承受約莫弄了一個更次陽洩而止是夜劉元普便與朝雲同睡天明朝雲自進去了劉元普起身到夫人說知此事夫人只是笑衆女婢奶子多道老爺一向極有正經而今朝他般老沒志氣誰想劉元普相朝雲只此一便受了娠劉元普也是一時要他不疑賣弄本事也不道如此快當夫人便鋪个下房勒相公册立朝雲爲妾劉元普應允了便與朝雲戴簪納爲後房不時往朝雲處歇宿朝雲想起當初一時失言倒得了這一个好地位劉元普與朝雲戲言道你如今方信公子不是抱來

抱來的了麼朝雲耳紅面赤不敢言語轉眼之間又已十月滿了一口朝雲腹脹難禁也覺得異香滿室生下一個兒子方纔落地只聽得外邊喧嚷劉元普出來看時却是報李春郎狀元及第的劉元普見姪兒登第不辜負了從前認養之心又且正值生子之時也是个大吉兆心下不勝快樂當時報喜的人就呈上了李狀元家書劉元普折開看道

姪子母孤孀得延殘息足矣賴伯父保全終始遂得名皆伯父之賜也邇來尊人起居想當較勝本欲給假候領頭條特請東官不離朝夕未得如心姑寄御酒二瓶爲伯父願老之資宮花二朵爲賢弟財元之兆臨風神達不盡鄙懷

劉元普看畢收了御酒宮花正進來與夫人說知只見公子天祐走將過來劉元普喚在遞宮花與他道哥哥在京得第特寄宮花與你願我兒他年境林賜宴與哥哥今日一般公子欣然接去向頭上亂插著著多煩唱了兩個深揖引得那兩個老人家歡喜無限劉元普隨即修書賀喜并說生次子之事打發京中人夫訖便把皇封御酒祭獻裴李二公然後與夫人同飲從此又將次子取名天錫表字夢符兄弟日漸長成十分乖覺劉元普延師訓誨以待成人又感上天祐庇一發修橋砌路廣行陰德裴李二墓每年春秋祭掃不題再表李狀元在京之事那鄭樞密與夫人魏氏止生一幼女名曰素娟尚在襁褓他日爲姐夫姐夫早亡甚是愛重甥女故此李氏一門在他府中十分相得李狀元自成名之後授了東官侍講之職深得皇太子之心自此十年有餘真宗皇帝崩了仁宗皇帝登位優禮師傅便起陞李

彥青爲禮部尚書進階一品那劉元普仗義之事自仁宗爲太子時已自幾次奏知當日便進上一本紙賜還鄉祭掃并乞褒封仁宗陛下詔旨錢塘縣尹李遜追贈禮部尚書裴陽劉史裴習追復原官各賜御祭一筵青州刺史劉弘敬以原官加陞一級禮部尚書李彥青給假半年還朝復職李尚書得了聖旨便同張老夫人裴夫人鳳鳴小姐謝別了鄭樞密馳驛回洛陽來一路上車馬旌旗耀耀數里府縣官員出郭迎接那李尚書去時尙是弱冠來時已作大臣却又年止三十洛陽父老親者如堵稱嘆劉公不但有德抑且能識好人當下李尚書家眷先到劉家下馬劉元普夫婦聞知忙排香案迎接聖旨出呼已畢張老夫人李尚書裴夫人俱各紅氍毹玉帶率了鳳鳴小姐齊齊拜倒在地稱謝洪恩劉元普扶起尚書王夫人扶起夫人小姐就喚兩位公子出來相見婦兒見嫂衆人看見兄弟二人相貌魁梧又酷似劉元普模樣無不歡喜都稱嘆大恩人生此雙璧無非積德所招隨即排著御祭到裴李二公墳堂奠奠奠奠張氏等四人各各痛哭一場徹的而回劉元普開筵賀喜食供三套酒行教巡劉元普起身對尚書母子說道老夫有一束腸之語含藏十餘年矣今日不敢不說令先君與老夫生平實無一面之交當時母子來投老夫茫然不知就裏及至折書看時並無半字初時不解其意仔細想將起來必是聞得老夫虛名欲待託妻寄子却是從無一面難敘衷情故把空書藏著隱謎老夫當日認假爲真雖妻子跟前不敢說破其實所稱八拜爲交皆虛言耳今日喜得賢姪功成名遂耀祖榮宗老夫若再不言是理沒令先君一段苦

心也言畢即將原書遞與尚書母子展看尚書母子號慟感謝恩人直到今日終曉得空書認我之事十分稱嘆不知正是

故舊託孤天下有 虛空認義古來無  
世人盡效劉元普 何必相交在始初

當下劉元普又說起長公子求親之事張老夫人欣然允諾裴夫人起身說道方受參也厚恩未報萬一今舅也鄭樞密生一去妹名曰素娟正與次弟同庚奴家願爲作伐成其配偶劉元普稱謝了當日無話劉元普隨後就與天祐聘了李鳳鳴小姐李尚書一面寫表轉達朝廷奏聞空函認義之事一面修書與鄭公說合不踰時仁宗看了表章龍顏大喜驚嘆劉弘敬盛德隨願恩詔除建坊旌表外特以李彥青之官封之以彰殊典那鄭公素不劉公高義求婚之事那有不從李尚書既做了天祐翁舅又做了天錫中表聯襟親上加親十分美滿以後天祐狀元及第天錫進士出身兄弟兩人青年同榜劉元普直看二子成婚各各生子然後忽一夜夢見了裴使君來拜道某任都城隍已滿乞公早赴小期土帝已有旨矣次日無疾而終恰好百歲王夫人也自壽過八十李尚書夫婦痛哭倍常認作親生父母心喪六年然後劉氏自有子孫李尚書却自年年致祭這叫做知恩報恩唯有裴公無後也是李氏子孫世世拜掃自此世居洛陽看守先塋不回西粵裴夫人生子後來也出仕貴顯那劉天祐直做到同平章事天錫直做到御史大夫劉元普屢受褒封子孫蕃衍不絕此陰德之

報應也有詩為證

陰陽總一理  
莫道天公遠

禍福唯自求  
須看刺史劉



第十八卷終

第一早稻田高等學院演習室



院學藝高田指早一第  
20月2  
圖書番號No. 1282  
入購  
用室習演秋專

